





梁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四

建炎進退志總叙上上

建炎進退志總叙上上

靖康元年秋余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  
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以言者落職提舉杭州洞霄  
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雲安二  
年春行次長沙蒙恩復舊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  
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都城圍閉道路阻絕久之聞命  
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王室以四月初起行自巴陵



乘舟泛江五月初次繁昌得元帥府檄方審都城破  
二聖播遷號慟几絕次太平州覩今上登寶位赦書  
改元建炎悲喜交集是時金陵為叛卒周德等所據  
因帥臣宇文粹中殺官吏居民焚舟船不可勝數劫  
掠官府士民財物為之一空雖受發運判官方孟卿  
招安而環甲乘城殺戰恣橫如故余遣使臣齋文檄  
諭之令聽稟節制勤王乃肯釋甲然猶桀傲不以時  
登舟擅驅不當行士卒欲乘間遁去次金陵因與轉  
運判官權安撫使李綱彌遜盡誅其首惡四十六人

而以其徒千餘人令提舉常平官王枋統之以行因  
奉表詣行在賀登極且辭領開封府事之命上書諭  
時事并其表奏金陵東南形勝之地新罹兵火宜早  
擇帥以鎮撫之寶應聞已降麻吉廷除正議大夫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寶封  
荷上特達之知感極而繼之以泣次泗上以汴流淺  
涸捨舟陸行是時四方勤王之師皆已放散因冒湖  
南金陵兵卒于泗奏取指揮獨取數百人防護以往  
次虹縣始被受尚書省劄子有旨趣召蓋行在前此



不知余由江淮以來遣使齎賜御書升降詔皆自湖北往至是得金陵奏乃劄報新除有旨也因奉表劄以辭恩命次會亭上遣中使王嗣昌傳宣撫問賜茶藥各一銀合奉表以謝次穀熟御史中丞顏岐遣人投文字封以御史臺印開視之乃論余不當為相章疏其大意謂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以為三公真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予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來到罷之以為中太一宮使兼講筵官置之閑地前後凡五章皆不降出故岐封以示予欲

予之留外而不進也乃知命相蓋出于淵衷獨斷而外廷所以沮之者無所不至益以感懼或勸予不若遂留予曰國家艱危至此極矣豈臣子事形迹避嫌疑自愛惜之時哉上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敷陳腹心退就田里死且不朽如岐言何足恤會復遣使趣召遂行有旨賜御筵于金粟園命中書侍郎黃潛善押晏尚書右丞呂好問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同與即具奏辭免次金粟園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董耘來見傳上旨嘗遣從事郎劉默齎御書由湖北往迓卿



書中有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之語感激流涕遂如行在遇三執政南都門外告以已具辭免御筵乃歸館所時以城北鈴轄司為府第少頃上遣使趣見進對于內殿見上叙致不覺涕泗之橫流上亦感動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而朝廷不悟一切墮其計中既登城矣猶假和議已定之說以款四方勤王之師凡都城子女玉帛乘輿御歷代所傳寶器下至百工技藝無不畢取然後劫遷二聖東

宮后妃嬪御親王宗室凡係于屬籍者悉驅以行遣姦臣傳命廢滅趙氏而立張邦昌偽號大楚在京侍從百官北面屈膝奉賊稱臣莫有死節者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賴天佑我宋大命未改使陛下搃師于外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絲墜緒繼絕統此非人力乃天授也興衰撥亂持危扶顛內脩政事外攘夷狄以撫萬邦以還二聖皆責在陛下與宰相宜得有大過人之才智者任與圖治以成中興而考爰之際首及微臣自視缺然力小任重恐不足以



仰副陛下特達知遇之意伏望聖慈追寢成命改授其人實天下幸甚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甚久在靖康時宣力為多特為同列所不容故使卿以非罪去國而國家有禍故如此朕嘗欲言于淵聖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眇然以一身託于士民之上賴卿左右扶持以濟艱難此志已定卿其勿辭予頓首泣謝且道董耘所得聖語荷知如此雖糜捐不足以報德然臣未到行在數十里間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臣章疏謂臣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

如臣愚憊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為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才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氏為仇敵其所喜者為趙氏耶其所惡者為趙氏耶且為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為相則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為忠臣矣今陛下用臣斷自淵衷而岐之論如此如臣迂疎自知不足以當重任但願一望清光乞身以歸田里至于陛下命相于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以審處于此上



笑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余奏曰陛下天縱睿聖固不難察此然臣才力綿薄實不足以勝任因出劄子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又命執政聚于都堂即上馬蹄日已暮矣時六月朔日也翌日有旨立新班奏事對于內殿同執政奏事訖留身奏上曰自古人主惟論一相得其人則朝廷正而天下之事舉相非其人則朝廷亂而天下之事廢方承平無事之時猶當考論其相

而况艱難多事之際乎譬如負重致遠力祇足以勝百斤而使之荷千鈞之重則必顛踣于道路矣以今日國勢視之外則強敵陵侮二聖在其掌握中內則兵力單弱四方盜賊竄發殘破州縣者不可勝數朝廷之上僭偽之臣方且保崇信任與聞國政州縣之間官吏廢弛顧望進退視朝廷號令如不聞當此之時雖聖賢馳騫有所不足而欲以臣之迂疎獨任其責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難也易稱鼎折足覆公餗而孔子以謂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言不勝其任



也伏望聖慈博選天下之有才知者為相以佐陛下  
共濟艱難而臣憂患餘生得以退藏于深渺不勝幸  
甚上曰卿素以忠義自許豈可于國家艱危之時而  
自圖安閑朕決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靈仰卿以  
安卿其無辭予感泣再拜曰臣愚陋無取不意陛下  
知臣之深也然今日之事時危扶顛以創業為法而  
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昔管仲語桓公曰不  
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人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  
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能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

霸也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參以小人猶足以害霸况  
于為天下而欲建中興之業乎方靖康之初淵聖皇  
帝慨然有圖治之意而金人退師之後漸謂無事不  
能分別邪正進君子退小人而賢否混淆是非雜揉  
且和且戰初無定議至其晚節專用姦佞而黜忠良  
虜騎再來遂有宗社不守之變如臣者徒以憑直好  
論事為衆人不容于朝使總兵于外而又不使之得  
節制諸將自度不足以任責乞身以退而又有端讒  
譖竄逐遠方必欲殺之而後已賴淵聖察臣孤忠特



保全之卒復召用然已無及矣不謂今日遭遇陛下  
龍飛初無左右先容之助徒採虛聲首加識擢付以  
宰柄顧臣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如臣孤立寡與更望聖慈察管仲害  
霸之言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間使臣得以盡志畢慮  
圖報涓埃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  
邀說皆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臣常慕其  
為人今臣亦敢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  
願賜施行臣乃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折難臣

得以盡其說上可之余因出劄子奏陳其一曰議國  
是大略謂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  
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  
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  
可議大舉其二曰議巡幸大略謂車駕不可不一到  
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  
計以天下形勢視之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  
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略謂祖  
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偽



赦為法如赦惡逆選人循資責降罪廢官盡復官職  
皆汎濫不可行謂當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議僭逆  
大略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  
之勢易姓建號身處宮禁南面以朝其後不得已乃  
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為三公真王參與大政非是宜  
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曰議偽命大略謂國家更大  
變故鮮伏節死義之士而奉賊旨受偽官屈膝于其  
廷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而汙偽命者以六等定  
罪今宜倣之以勵士風其六曰議戰大略謂軍政久

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其七  
曰議守大略謂賊情狡獪勢須復來宜于沿河江淮  
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曰議本政大略謂宗觀以  
來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于中書則朝廷尊  
其九曰議久任大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  
茂著宜審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十曰議脩德大  
略謂上初膺天命宜益修恭儉孝悌之德以副四海  
之望而致中興每劄讀訖又敷陳其所以然上皆令  
留榻上俟詳觀有當施行者降出翌日降出議國是



卷一百七十四  
九  
巡幸赦令戰守五劄餘皆留中次日與執政同奏事  
于內殿進呈議國是劄子上曰今日之策正當如此  
可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有旨令促留  
守司修治京城祇備車駕還闕欵謁宗廟詔永興軍  
襄陽府江寧府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府以備巡幸  
次進呈議赦令劄子僉謂藝祖登進曾赦惡逆今已  
行難追有旨選人惟有職者循資謫降罪廢官令刑  
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叙復次進呈議戰議守劄子  
有旨令討論修舉軍政措置控禦條件以聞奏軍訖

執政退余留身奏上曰臣愚瞽輒以管見十事冒瀆  
天聽已蒙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久任修德三事無可  
施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偽命臣僚  
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曰執政中  
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欵曲商量子奏曰邦昌僭  
逆之罪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昌處虜中  
歲餘厚結虜酋得其驩心故破都城遷二聖東宮盡  
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蓋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  
昌當道君朝左政府者几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



奉使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  
下所以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  
存趙氏邦昌方自以為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處宮  
禁者月有餘日虜騎既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  
降偽詔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趙野翁彥國等皆齎  
空名告身數百道以行迨彥國等囚其使而勤王之  
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請元祐太  
后垂簾聽政而議奉逆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  
不同臣請脩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之人則

謂因邦昌立而得生且免再取科金銀而德之若元  
帥府則謂邦昌不待征討遣使奉迎而怒之若天下  
則謂邦昌建號易姓其奉迎特出于不得已而憤嫉  
之都城德之元帥府怒之者怒私也天下憤嫉之者  
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  
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賊退而止勤王之師非  
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其罪為何如昔劉盆子以宗室  
當漢室中哀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眾降光武祇  
待以不死今邦昌以臣易君其罪大于盆子不得已



以身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而又尊崇之以為三公  
真王參與國政此何理也議者又謂邦昌能全都城  
之人與宗廟宮室不為無功而陛下登極緣邦昌之  
奉迎無邦昌則陛下何以自明臣皆以為不然譬之  
巨室之家偶遭寇盜主人之戚屬悉為驅虜而其僕  
欲養家室奴婢而有之幸人主者有子自外歸迫于  
衆議不得已而歸所有乃欲遂以為功其可乎陛下  
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邦昌何力之有臣予劄  
子中論之詳矣方國家艱危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

先正朝廷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  
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  
節執政中有議論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之廷  
辯如臣理屈豈敢復言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宣令黃  
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而潛善主之甚  
力大槩不出前所陳詰難數四乃屈服然猶持在遠  
不若在近之說予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  
使在近當幽繫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  
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對



日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  
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為悔以附會潛  
善不若在近之說予曰呂好問之言首尾兩端且援  
朱泚以為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  
姜公輔以其得涇軍心恐資以為變請挾以行德宗  
不聽而其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  
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  
邦昌同列正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  
勿以為相無不可者上頗感動而汪伯彥曰李綱氣

直臣等不及上曰卿次如何處置余曰邦昌之罪理  
當誅夷陛下以其嘗自歸貸其死而遠竄之受偽命  
者等第謫降可也上曰俟降出卿劄子來日將上取  
旨予拜謝既退竊思若邦昌之事順逆曉然而猶費  
力如此其他豈可不憂是夕劄子果降出翌日同執  
政進呈潛善猶左右之乃以散官安置潭州次進呈  
議偽命劄子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  
因以為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詈諸王余大均  
誘取宮嬪以為妾卿知之否余奏曰自崇觀以來朝



廷不復敦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恥不知君臣之  
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仗節死  
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  
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恤如王及之余大  
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鞫必得其寔臣聞方金人欲  
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玠莫儔傳道意旨往返數四  
京師人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  
宗室戚里令居民結保不得容隱以衣袂聯屬以往  
若囚繫然其後迫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皆臣子

之所不忍言又受偽命皆為執政此四人者當為罪  
首上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為有之得旨皆散官廣  
南遠惡州軍安置餘以次詢降內王及之余大均胡  
思陳冲等以贓濫繫御史臺候結案日取旨李若水  
贈官外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有死節者令諸路詢  
訪以聞又進呈顏岐待罪章疏執政贊上欲令依舊  
供職有旨令除待制與宮觀執政退舍留身上日卿  
昨日内殿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  
命矣予拜謝曰自非陛下英睿天縱豈能決斷如此



天下不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黽勉自力以圖報稱  
因為上言今日國勢比之創業為尤難蓋創業之主  
乘興起之運積小成大猶或易為今日當國勢萎靡  
不振之時夷狄盜賊憑陵擾攘之後士風偷惰人情  
畏怯府庫空虛郡縣殘破百度廢弛而欲奮厲整頓  
以成中興之功正猶大廈之傾持顛扶危須一一修  
葺而材料鮮少此所以為尤難也正賴陛下剛健不  
息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不為羣議之所動搖先其  
大者急者而小者緩者徐圖之信任而責成功臣乃

得以竭盡思慮以裨補萬一臣竊觀自古創業中興  
之主莫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皆有英明之資  
寬仁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斷而不惑故能決大事成  
大功戡定禍亂身致太平臣嘗取其行事大節編為  
一書便于觀覽欲繕寫進呈以備乙夜之觀應今日  
之變誠以數君為法中興之功亦不難致上可之因  
論高祖光武太宗數事合于今日者上皆以為然復  
奏上曰人主莫大于兼聽廣視使下情得以上通故  
舜明四目達四聰而天下治今艱難之際四方休戚



利害日欲上聞而士民之願效其智慮尤多陛下即大位已踰月而檢鼓院猶未置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務者上曰屢語執政猶未措置卿可便與施行予退因批旨置登聞鼓院予行在便門之外差官吏權攝又請置者詳官兩負于侍從職事官中應選士民上封事陳獻利害候降出並付者詳官簽擬可施行者將上取旨又于省門置司以受詞訴公狀至是已三具表劄辭免恩命皆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乃詣閣門受告有旨兼充御營使以覃恩告廷轉正奉大

夫加食邑實封時六月六日也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四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七十五

建炎進退志總叙上下

是日同執政對于內殿予奏上曰以今日國勢而視靖康間其不逮遠矣然而有可為者陛下英斷于上而群臣輯睦于下庶幾革靖康之風而中興可圖然而今日之事須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所謂規模者外禦強寇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



吾所以自治者正事已修然後可以議興舉而問罪  
金人迎還二聖此規模之大畧也至于所當急而先  
者莫先于料理河北河東兩路夫河北河東者國家  
之屏蔽也料理稍全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  
棄置兩路不復料理而欲自安于東南譬猶外有寇  
盜不為之藩籬而欲安于堂奧其可得乎今河北東  
東雖為金人蹂踐而殘破河東所失者忻代太原澤  
潞汾晉其餘猶存也何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  
四州而已皆靖康之末失之真定以新昇李邈為帥

淮以折彥質邀去衛以朝廷遣使交割濬以無城郭  
之故其餘中山河間慶源保塞雄霸深祁恩冀邢洺  
磁相信安廣信二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  
將所以戴宗者其心甚堅在州郡依城郭無城郭者  
依大河山西結山寨以為固皆推豪傑以為頭領多  
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數處  
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有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  
其竟急臣恐為金人所迫糧盡力因坐受其斃強壯  
而狡獪者從賊其次為盜者老弱稚孺渡河而朝廷



何以待之且金人善因兵于敵兩路軍民雖懷忠義之心使援救之兵久而不至危急無告必且憤怨朝廷使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彼復何伐借兵他國哉驅之以擾中原而將之以酋首中國之兵亦將望風奔潰未易禦也臣愚以為莫若于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畧者為之使宣諭陛下德意所以不忍棄兩河于夷狄者措置經營結連其豪傑而用之救援危急收復州縣朝廷應副錢糧告勅有功者即命以官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隨其

高下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特絕其從賊之心又可資其力以禦敵朝廷久遠無北顧之憂此最今日之先務也僉議亦頗以為然上曰誰可任此者予奏曰陛下倘採用臣舊臣當詢訪其人續具奏聞既退詢于士大夫間多謂張所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河東而予亦頗聞其為人張所者山東人以進士擢第有才氣謀畧當靖康間曾為都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闕欲割棄河北既遣使虜騎薄城京師圍閉所在危城中獨上言



乞以蠟書募河北兵淵聖許之蠟書至河北士民皆  
喜曰朝廷欲棄我于夷狄猶有一張察院欲救我而  
用之乎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所之聲滿河北部勒  
既定會都城破謀勿果用上即位于南都所首至行  
在見上論列且條具應募首領姓名人數合措置事  
件以聞朝廷欲以為郎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會所  
以察宮上章論黃潛善及兄潛厚姦邪不可用恐害  
新政潛善引去上留之乃謫所鳳州國練副使江州  
安置是時子尚未至行在也故衆謂招撫河北此非

所不可然予以所嘗論潛善之故頗難之事既迫他  
無可使者不得已一日過潛善閤子中相與款語曰  
吾輩蒙上委任以艱難之秋實負天下之重責而四  
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日議置河北招撫使搜  
訪殊無人可以承當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  
得罪如所之罪孰不以為宜第今日事迫矣一失機  
會悔不可及不得已勢須收試用之如用以為臺諫  
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為招撫使冒死立功以續  
過以無嫌第未知于公意如何倘能先國事後私怨



古人之所難豈不美乎潛善欣然許諾乃荐之于上  
且道潛善意上悅有旨除所通直郎龍圖閣充河北  
招撫使是時所已赴謫所遣使臣齎劄子召之二十  
餘日而復至上召對募畫稱旨賜五品服內府賜緡  
錢百萬以備募兵半年錢糧給空名告千餘道以京  
畿兵于人為衛將佐官屬聽自辟置一切許以便宜  
從事有朝請郎王圭者真定府人真定既破率眾數  
萬保四山屢勝金賊聞上登極自山寨間道來獻其  
所謀正與朝廷同能道河北事尤詳有旨除直秘閣

招撫使參謀官使佐所凡留行在者又二十餘日而  
後行傳亮者陝西人以邊功得官諳練兵事靖康間  
至京師上封事請以親王為元帥治兵于河朔淵聖  
不喜牛押出門其冬復有荐者無召之而都城已破  
率陝右京西勤王兵三萬人首至城下屢立功統御  
將佐士卒如古人斬、整一無以敢犯今者上即位  
亮詣行在召對除通直郎直秘閣而亮之為人氣勁  
直議論不能屈折執政不喜之除知滑州滑西經殘  
破無城壁亮土疏自陳曰陛下復歸東都則臣能守



滑陞下未歸則臣亦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以為懷  
傲不遜降通判河陽府亮憤懣而去余至行在亮已  
行使人召之乃來與語連日觀其智畧節氣真可以  
為大將者欲且試之乃薦于上以為何東經制副使  
而以觀察使王瓌為使瓌亦陝西人累立邊功僉謂  
在武臣中可用者上宣論亮前疏中語余廣上意而  
奏曰人臣論事言不激切不足以感動人主激切則  
近謗訕故昔之聽言者必察其所以如果出于謗訕  
何所逃罪至于有所激而云則必恕之以來讜言如

周昌之對高祖劉毅之答武帝皆人之所難堪者而  
二主恕之以其有所激故也亮之言如此但欲激陞  
下以歸京師耳非有他故願聖度有以舍容之且人  
才難得而將帥之才為尤難如亮者今未見其比異  
日必能為朝廷立大功氣勁言直乃關陝氣俗之常  
不足深責上乃許如所請並召對賜瓌帶袍賜亮五  
品服與兵萬人告勅銀絹與川綱之在陝西者詔京  
西陝西漕臣應副糧草餘如張所已得旨而遣之初  
余既建議以料理河北河東為所當先者遣後宮後



誕皇子率執政入賀予奏上曰皇子降誕考之祖宗  
故事當肆赦陛下登寶位赦已曠蕩獨遺河北河東  
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尚缺望夫兩路為朝廷堅守  
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  
而勤王之師雖不曾用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  
霜雪亦已勞矣疾病死亡者不可勝數恩卹不及後  
日復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諛載德意上嘉納  
故皇子赦于二者尤詳又請降詔褒慰兩路守臣將  
佐軍民諭以朝廷措置救援不棄之意守臣各轉兩

官進職餘具職位姓名以聞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  
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切效顯著者並  
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詔兩路軍  
民等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又命使  
臣揚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又命權貨務印造見  
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賞  
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糶應副兩路又命起京  
東路夏稅絹于大名府樁管川網河東衣絹于永興  
軍樁管以待兩路支俵于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



翕然蠟書日至間有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性  
往抽退而山寨應招撫經制司募者甚衆又擇武臣  
可用者置沿河巡察使自河陽抵濱滄凡六處各有  
地分為斥堠而潛善建議令馬忠將所部兵以會雄  
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五萬人擣虛入界虜必釋  
諸郡之圍以自解救予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  
闕者不搏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此固古  
法但今日士怯兵弱恐未可以深入而馬忠者在靖  
康初雖嘗宣力其後官崇志滿自愛惜不決肯戰屢

則衄恐不足以任此莫若使之與張所協力先復濬  
衛懷王州士氣旣振乘勢鼓行而北則諸郡之圍必  
解而真定可復河北可以得無事矣事固有因時而  
制宜者此也是時金人留兵三州祇數千人餘皆驅  
虜吾民剝剪用之張所遣間與之結連多願為內應  
者以官軍民兵相表裏而圖之功可指日而成故予  
之策出此而潛善堅執其意上可之予不欲力爭乃  
以忠為河北經制司而以張煥副之煥者使而人質  
朴有謀而善戰其才勝于忠旣使副忠又令與之張



所相應援而煥亦以予之策為然進呈諫官鄧肅論  
偽命臣僚劄子已多行遣而肅曾在圍城中知之為  
尤詳有未及者數人皆等第行遣如十友之類令留  
守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者申公夷  
簡曾孫以元祐黨籍久困州縣士大夫頗推其括于  
仕進靖康初予荐于淵聖以為諫官其後為侍從邦  
昌僭逆以為執政而好問嘗以蠟致先帥府書故上  
即位首擢臣為右丞肅論之頗怒兩侍御史王賓亦  
上疏極言好問在圍城中方淵聖拘于虜營宜以蠟

書至元帥府督進師而反勸進為懷貳而扶姦無大  
臣節况嘗汚偽命不可以新立朝好問慙求去甚力  
乃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又進呈肅論耿仲南父子  
章疏上曰仲南誤淵聖罪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劔擊  
之夫復何道乃以散官安置積南而其子延禧落龍  
圖閣學士今隨侍人進呈王賓論范訥趙野王襄總  
師逗遛不進而蹤其下暴掠甚于寇盜章疏有旨降  
官分司而賓論之不巳乃皆散官安置又論京西湖  
北為金人盜賊侵犯有能以死固守而保全一方者



有賊未至而先遁失守者謂宜褒黜以明功罪即如  
趙崧子之守陳趙子櫟之守汝閭孝忠之守蔡黃叔  
敖之守襄陽李彥郡之守漢陽鄂倅趙令禪之應援  
黃州縣令陳規之守德安程于秋之守公安皆宜褒  
賞有旨轉兩官或與職而以令禪知黃州名規知德  
安千秋通判荆南如陸德先之棄隨州鄧雍之棄荆  
南舒舜舉之棄郢州趙縱之棄復州皆宜黜罰有旨  
降官落兩職有類此者言事官條具以聞又論折彥  
質為宣撫副使而逃亡入川峽錢蓋為陝西路制置

使而逃入湖北許高許尤防河而逃至江南倘不懲  
戒則後孰肯以死任責者有旨折彥質散官安置高  
亢編管嶺南蓋落職降官分司會南康軍奏高亢寓  
其境欲謀變守倅以便宜誅之而待罪衆謂擅殺為  
非是予曰淵聖委高亢守河北付以兵將甚衆賊將至  
而先走以鐵騎五百自潁昌挈家趨江南沿路劫掠  
甚于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倅敢誅之  
必健吏也使後日命受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  
有敢誅之者其亦稍知戒乎是當賞上亦以余言為



然乃命各轉一官是時范訥王襄罷而開封府與留  
守闕官余荐宗澤于上以為留守非澤不可澤浙東  
人自為小官即車犖有風氣節敢為不詭隨于世以  
故屢失官靖康間知磁州上以康邸持節使虜中時  
金人已再犯河北澤力挽留以為不可行其後有元  
帥之命遂即大位澤之功為多同列忌之譖毀百端  
不得留府中既而除知襄陽府予到行在澤適至與  
語哀可聽發于忠義至慷慨流涕故予力薦之上  
笑曰澤在磁凡下令一切聽于崔府君余奏曰古人

亦有用權術假于神以行其令者如由單是也澤之  
所為恐類于此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攘擾人心未安  
非得人以鎮撫之不獨外寇為患亦有內變可虞使  
澤當職必有可觀上許之乃除延康殿學士知開封  
府兼留守澤至京師果能彈壓撫循軍民畏愛修治  
城池樓櫓不勞而辦屢出師以挫賊鋒雖嫉之者深  
竟不能易其任也知北京徐處仁死余荐杜充代之  
而以劉錫代充守滄州又頗易置諸路帥臣監司及  
京東西守臣然常患帥臣之難得也一日上批出遷



汪伯彥知樞密院事而除張慤同知慤是時方自河  
北都轉運使除戶部尚書初至行在予因對奏上曰  
慤以財利勤幹橛以為吏部尚書乃其任也今才供  
職遽除執政不惟太峻未副人望兼戶部財計賴慤  
措置乞少援之候慤措置財計稍就緒日除擢未為  
晚陛下用宰相臣不得而與至執政臣當聞敢以為  
請上乃止令遷伯彥而以潛善遷門下侍郎兼中書  
後二十餘日竟除慤蓋潛善主之也余因對復奏曰  
臣前欲少緩張慤除命非沮之正欲藉其力措置戶

部事今陛下已擢用慤乞且以戶部事委之乃命慤  
兼總領戶部財用上又令以許景衡為中丞王賓徐  
諫議大夫時景衡以給事中召未至予奏曰陛下以  
景衡為中丞誠得其人然故事中丞無自外除者王  
賓則臺中無長官乞候景衡至行在日降處分上許  
之晨時除侍從卿監郎官館職以補班列之闕及召  
付行在者多未至而行在官出自圍城中者多求東  
南差遣以自便上命予草詔以戒諭之其後許翰至  
予薦之于上謂翰外柔內剛學行純美謀議明決宜



在左右參與大政上亦喜其論事乃以為尚書右丞  
然翰之來晚不能有相助也初汴河上流為盜所決  
者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閉塞久不合乾涸月餘綱  
運不通兩京乏糧米價騰踴朝廷責降都水使者陳  
求道榮嶷皆為散官依舊領監事又命提舉京城所  
陳良弼同共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剛運沓來  
乃令三分留一于行在每綱到即間撥入京師始足  
米糧價始平又擇使臣八員為沿汴巡檢每兩員將  
兵五百人自洛口管認地分至西門水分布防察乃

免濫決之患又于兩京城外沿汴至泗各增置巡撥  
商賈始通人情始漸復舊命進奏院郎吏分兩番赴  
行在增給食錢朝廷差除鏤板傳報外路增置馬遞  
鋪添給錢糧命令始通州郡命綱運入京者還載諸  
部公案圖籍赴行在官府始有稽考蓋行在草創百  
凡皆逐一施行措置悉類此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七十五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七十六

建炎進退志總叙上下

一日同執政奏事內殿余留身進呈王劄子一日募  
兵二日買馬三日募民出財以助兵費予奏上曰國  
家以兵為重方熙豐盛時內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  
至崇觀間而缺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  
北事幽燕所析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  
闕潰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幾何方建炎初天下勤王  
之師集于都城側者三十餘萬人其間多係召募民



兵倘擇正兵之可用者留十餘萬分屯要害州郡運糧給之以為後圖亦足以壯聲勢而備緩急朝廷乃一切放散而京東河北之兵在尤帥府者又皆援倒以歸遂使行在禁旅單弱雖旋菟哀其勢不多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今已散之兵既不可復追而東南之人其性輕悍不可使之遠戰耐勞苦習戰陣惟西北之人可為使今日之計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兵于西北方河北之人為金人騷擾未有所歸之時而關陝京東西流為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眾乘使遣

使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勒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不年歲間皆成精于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兵行在此最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馳突宜乎潰散蓋祖宗朝養馬于監牧廢而為給地牧馬有其名而無其實既無孳生馬益稍耗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于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關河北京畿之馬為之一空其後破都城首令下掘馬而京師



卷之百九十六  
之馬入于賊者萬有餘疋今行在騎兵既已不多又  
皆疲劣官馬既無獨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  
降指揮立格尺以善價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民間  
養馬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戶其自無馬可  
養取之既不屬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朝廷討論監  
牧之制修復馬政命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責效在年  
歲之外馬不患乎不足此亦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  
國家新罹寇難京師帑藏悉為金人所取外路州郡  
以調發勤王之師財用一空之為今又募兵買馬招

捉盜賊措置邊事應副殘破州縣振舉百度以圖中  
興非常賦之所能供辦又不可橫賦暴斂科取于民  
如免夫錢天下至今咨怨推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  
可行勸誘使斥其贏餘以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  
類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強措置邊事就緒盜賊衰息  
彼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保家室不可得况財產  
哉宜命州縣委曲諭以德意必有樂輸從命者此又  
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然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全籍  
州縣官吏體朝廷德意而奉行之其有抑勒科配致



騷擾者重寡于法奉行有叙不擾而辨者童加旌賞  
合諸路監司報明按察以聞則三者可以指日而辨  
上皆以為然命以劉子付中書省條具取旨乃與黃  
潛善商議于陝西河北募兵各三萬人于京東西募  
兵各二萬人合為十萬許召募白身于諸色廂軍中  
揀選招收潰散兵卒改刺創置軍號驍勝壯捷忠勇  
義武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軍每號四  
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例物白身全給依人上禁軍法  
良增分數餘給半許用諸路缺額禁軍錢常平司錢

不足即自朝廷應副每募及一軍就本路選差有才  
武大小使臣充將官部隊將押赴行在內京東西委  
兩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撫使陝西委經制司而以錢  
蓋依舊為陝西經制司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  
湟鄯之地于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為中國患  
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以為藩臣  
朝廷省費而新邊弓箭手皆可從置河內以備守令  
有盜麻黨征者故正之子素為國人信服倘封立之  
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為使齎告賜益麻黨



征措置湟鄯事而因委之以募兵又議買馬分為三等格尺價直除命官將校見養馬不許括買外餘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披帶者即時給還價直每及百疋差官一負管押赴行在若隱寄妄冒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總之又議募民出財宜降詔曉諭俾州縣勸誘有能出財助國者籍記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償之入財多者取旨推恩應勸誘到錢物並別項椿管聽候朝廷指揮專充募兵買馬緣邊事支用若

取科配騷擾者命官竄責吏人決配委監司按察凡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奉文有叙保明推賞中書條具進呈有旨從之又議措置控禦修舉軍政余謂唐之方鎮在當其時實賴其力以定患難第措置失宜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其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太平無事之時可也一旦夷狄長驅盜賊蜂起州郡莫能有抗之者遂致于手足不足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稍



倣方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勢減上供錢穀使之  
養兵而訓練之大小相維遠近相接庶几可以救今  
日之患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  
防禦今既以為偕官不可復改宜于沿河沿淮沿江  
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  
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僚屬將佐以治兵不  
數年間必有觀者昔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後  
兵哀單燧募斯役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居  
一年闢廣場集兵三萬威震北方李抱真之鎮澤潞

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旅剝削乃籍戶三丁擇一  
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此偶習射歲終大校親  
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衆所部得戍卒  
萬遂雄三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此方鎮之  
效也要在得人以任之寬其銜勒以責成功而誅賞  
廢置之柄悉在朝廷使無不運掉之患則今日控禦  
之策宜無大于此者至于今政當法古揆今而更張  
之古者自伍兩卒旅積而至于二千五百人而為師  
又積而至于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其將帥正長皆



素具故平居恩威足以相服行陣節制足以相使若自運臂而臂使指無不可者此所以能捍患禦敵而成功也國朝之制惟以五十人為一隊五百人為一指揮而有故出師始命將佐取其臨時兵將初不相識而欲其臨患難而用命指揮如意蓋亦難矣今宜法古五人為伍中擇一人為伍長五伍為甲別選一人為甲正四甲為隊有隊將正副二人五隊為部有部將正副二人五部為軍有正副統制官節制統制官有都統節制都統有大帥皆平時選定閑居則閱

習有故則出戰非特兵將有以相識而恩威足以相服驅之行陣益多盜治此韓信多益善之術也夫用兵以賞罰為勸沮而自崇觀以來有功者賞踰期敗衄者罰不及用命死敵者以收身不到為名而無贈卹遇敵奔潰者以轉山迷道為辭而反招收賞罰如此豈復有軍政哉宜制賞功司凡士卒有功者即時推賞後有不實坐所保將帥而將之敗衄卒之逃潰者必誅臨陣死敵者寬主將之罰使必以實告而優贈卹之庶几士氣猶可作也且祖宗嚴禁軍逃亡



之而近年不復行也嚴犯階級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離部伍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失主將之法而近年又不復行也若此類皆宜申明約束以增重法制又納級計功之法有當議者如先鋒精騎陷陣怯敵神臂弓強弩勁弓射賊于數百步外豈可責以斬首級哉若此之類宜命將帥保明全軍推賞余又具劄子于上前論之甚詳僉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方鎮割隸州郡措置軍政當先施行于御營司及招置新軍乃命京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

北東路永興軍路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荆湖南北兩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管總要郡帶馬兵鈐轄次要郡帶馬兵都監皆以武臣為之副改路分為副總管路鈐轄為副都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屯兵聚糧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副鈐轄為都監各以兵從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而提刑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良敵多寡出兵會兵合以相援本路帥臣當職官



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施賞之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為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而逃亡死傷皆可周知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置籍以受功狀三日不檢舉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行軍法許人告過敵逃亡潰者斬因

而為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勅榜通衢將士觀者皆奮勵予又具劄子奏上曰朝廷所以備禦夷狄者皆在邊郡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金人盜賊乃擾吾心腹而中原積郡縣積習承平之久城池湮頽孟無器械何以禦敵金人盜賊所至官吏軍民多不能守而郡縣遂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蓋遇敵之具不備使然宜詔諸路州郡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有能修葺備具者當旌賞一二以勸之有旨依



奏應州縣欲修城池者申朝廷給降祠部應副又奏  
金人專以突騎取勝而中國騎少步多固宜多致潰  
散夫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此必然之理  
故古人之戰多以兵車衛青所以能深入匈奴者以  
用武剛車自環而依以為固也馬燧所以雄兵朔方  
者以其製為戰車冒以狡狴犀象列戟于後行以載  
兵止以為陣遇險則制衝冒也後世徒見房琯嘗以  
車戰敗遂不復用殊不知制禦突騎非車不可顧所  
以用之如何耳但當以草冒之以備火攻故古之兵

車兵謂之草車者所以防火也臣在靖康間駐軍河  
陽制車簡易輕捷數人可推運行進退旋轉曲直皆  
如人意每車用卒二十五人行則為行陣止則為營  
壘平原可以馳逐險阻可以控扼士卒有所依而鐵  
騎不得以奔突其制精凡造數百輛數月閱餘士甚  
卒皆習熟會臣罷不果用今宜頒其制于京東西俱  
制造而教閱之其詳具劄子中因繪圖進呈有旨令  
御營司製造閱習諸將皆以謂可用乃頒降兩路委  
提刑司總領之又奏大河江淮皆天設之險帝王所



恃以守其國者也然須措置控扼以人績加之乃為  
我用苟委之自然不復措置雖大河奔湍虜騎濟渡  
如枕席之上况江淮哉嘉祐中范仲淹請于河陽上  
流置戰艦水軍習水戰以脩契丹之深入當時不從  
其議靖康間金人渡河如八無人之境蓋無水軍戰  
艦以擊其渡而控扼之也昔曹操盛兵以臨江表周  
瑜以舟師破之赤壁而操終身不敢窺吳由是觀之  
使有水軍戰艦因其濟而擊之得一勝則敵人破胆  
矣且虜人便于騎射而舟楫非便以我所長攻彼所

短其勝萬全但有其備使彼不敢輕濟為利已博况  
勝之哉為今日之計莫若干沿江沿河沿淮州郡置  
造戰艦因其俗之所宜招募水軍凡習水而能操舟  
者皆籍記其姓名平居許其自便有故則糾集而用  
之逐時教閱量行給賞不年歲間皆為精兵則所以  
固吾國者莫要于如其詳亦具劄子中有旨如所請  
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為號又命御營司幹辦公事  
楊觀復齋空名告往浙東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  
措置總領又奏上既于河北陝西京東西四路募兵



而軍器祔衾旗幟之類經靖康之變類多散失內庫甲冑甚多特大重兵卒不能勝乞降指揮條具軍器衾祔缺數下諸路轉運司製造于行在置司取內庫甲改為大小三等之制及圖畫式樣製造旗幟之屬上皆可用之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武臣才畧可用者百餘人乞召審察以備將佐偏裨之用有旨皆召赴行在自六月初至是凡四十餘日措置邊陲軍政之類始漸就緒是時朝廷議遣使金國余奏上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乎神明今

陛下以上皇淵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咏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然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胆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使冠相望卑辭厚禮朝廷募請恐亦無益今遣使臣蓋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以為然命予草表并致書二虜酋乃以周望傳雱皆借官為二聖通問便齎表及書以往又奏上曰陛下當艱難之時為臣民之所欣戴慕承大統宜降哀痛之詔以感



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具言祖宗功德涵養海內之深金賊不道屠戮生靈之酷社稷艱危之急二聖播遷之痛今日所以賴天下士民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保守以致中興者凡所告諭必盡誠意明白言之無有隱諱使讀而聞之者雖武夫悍卒知所激勵然後按其所言次第行之為無虛文務施實惠必能昭格天意感激人心轉危為安有不難也昔陸贄有言履非常之危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不可以常理諭又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青懷正

今日之謂上乃命予撰擬詔文進呈頒降又具劄子以謂艱難之際賦入狹而用度廣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司宜省冗員以節浮費上命中書條具乃詔省臺寺監官以繁簡相間復開封府舊制減學官員額罷提舉常平司并歸提刑司罷兩浙福建市舶司併歸轉運使復幕職漕官舊制非萬戶縣不置丞罷吏員三分之一又請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轉官不得過朝請大夫初陳乞出止官為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侍御以上並罷宰執及現任官觀



待闕未有差遣京朝京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  
有旨從之是時四方潰兵為盜如祝靖薛廣黨忠閣  
瑾王在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餘萬人予謂今日  
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光武用銅馬綠林下江  
之屬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黃中以破袁紹顧所以駕  
馭之者如何耳不移徙其部曲則易以叛去移徙之  
則彼必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則可乃以  
此意奏上命御營司差官每招安到一頭項即先號  
令有元係良民願歸業及有營房兵卒願歸營者給

券及公據遣之遣之大半又擇其羸弱不勝兵者放  
散獨留強壯願充行陣立功者以新法團結每一軍  
差大小使臣充部隊將及擇有才畧者為統制官以  
統之而其頭領皆命以官于他統制下充準備將領  
及差遣之類于是無叛去者獨淮南劇賊杜用山東  
李昱丁順楊進皆擁眾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駒  
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兵數千人作過予奏上曰方今  
朝廷外有大敵而盜賊乘間竊發擾吾郡縣其勢不  
先靖內寇則無以禦外侮盜賊雖主招安然不震威



耀武使之知所懼則彼無所忌憚勢難遽平宜分遣兵將討殄數處則餘者自服上以為然乃命御營司都統制王淵率師討杜用都巡檢劉光世討拱州叛兵統制官喬仲福討李昱韓世忠討魚臺賊不旬月間皆破之斬杜用李昱獲甲馬寶貨不貲餘悉平殄丁順楊進乃就招撫司招安過河惟李忠者孝破襄陽擾京西湖北予建議遣范瓊討之范瓊者在靖康間為統制官將兵河東頗宣力其復歸京師權步軍指揮使京城破淵聖幸虜營留不遺有閤門宣贊舍

人吳革者私集禁衛欲劫虜營迎淵聖歸謀洩為瓊及殿前都虞侯左言誅之上即位瓊不自安朝廷以其握重兵為降詔言節義所以責士大夫至于武臣卒伍當濶畧之以責後效瓊尚反側至是予奏遣之討賊使離都城瓊以朝廷委用之心乃安卒殺忠孝招安其餘以赴行在一日與執政奏事便殿上出絹背心一宣諭曰道君自燕山密遣使臣齎來領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余與執政皆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者宜藏之家廟以示後



世道君遠幸沙漠所望于陛下者如此臣敢不竭盡  
駕銳措置邊事以副陛下聖孝恩慕之意執政退予  
留身諗及靖康間事上曰淵聖勤于政事省覽章奏  
有至終夜不寢而卒有播遷之禍何也子奏曰淵聖  
在東宮十餘年令德聞于天下及即大位憂勤恭儉  
雖古之賢主無以遠過適當國步艱難之時勤儉有  
餘而英明不足以能分別忠邪群言紛至為小人所  
惑故卒誤大事人主之職但能知人而任之近君子  
而遠小人雖不親細務而大功可成不然雖衡石程

書衛士傳餐亦無益也上以為然予因論靖康之初  
金人犯闕中國所以應之者得策凡二道君內禪一  
也淵聖固守二也使其後更得一策中國可以無事  
而和與戰兩者皆失之遂致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  
為梗方金人初犯闕提兵不過六萬人既薄城下累  
日攻擊知都城堅而士卒奮厲不可攻則遣使厚有  
所邀求而請和臣獻策淵聖以謂金人之邀求有可  
許者有不可許者宜遣使者往來款曲與之高議俟  
吾勤王之師既集然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之其不



可與者堅執而勿許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  
為然一切許之其後果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  
以和也後勤王之師集于都城四面者三十萬人臣  
獻策淵聖以謂兵家忌分宜使節度歸一用周亞夫  
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地使  
無所得糧俟其困而擊之一舉可破當然不以為然  
宜置宣撫司盡以勤王兵屬之故姚平仲得以先期  
舉事而朝廷懲劫寨小衄不復議兵賊退又不肯邀  
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心而中國之勢日弱此失

其所以戰也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一失機會悔不  
可追譬猶醫者治病証候既明而投不藥遂有致于  
不可料理者矣今日機會猶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  
為鑑審處而決斷以應之庶幾可以成功上曰靖康  
之初能守而金人再來遂不能守何也予奏曰靖康  
之初與靖康之末其勢不同條目甚多臣請論其大  
者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京闕之意  
特中國失備以禦之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  
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兩路並進彼遂有吞噬



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賊至城下不數日間勤王之兵已集及其再來賊已圍城始以蠟書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賊棊于西北隅而行營司出兵屯于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問絡繹不絕勤王之兵既集賊遂斂兵不敢復出其後再來朝廷遂法水以淹浸京城西北瀰漫數十里而東南不屯一兵使賊反得以據之故城中音問不傳于外而外兵亦不得以進此其不同者三也淵聖即位之初將士奮勵用命其後賞罰失當人心

解散此其所不同者四也金人圍城之初城中措置有叙號令嚴肅晝夜撫循未嘗少休聞其後無任其責者賊至造橋渡壕恬不加恤以十數人登城將士遂潰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樞密院時措置天下防秋之兵降詔書已屢月及臣宣撫河北即詔減罷為大半蓋朝廷專恃和議以謂金人必不再來一切不為之備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勢不同而禍生于所忽也翌日奏事因哀聚靖康初建議措置與金人約和用兵次第劄子及朝廷分置宣撫司指揮後在宣



撫司論不當減罷防秋之兵章疏進呈上皆命留中  
因宣諭曰宣撫司官屬靖康間逐非辜可並與差  
遣乃條具進呈有旨曾任郎官監司人與知州軍差  
曾任館職以上人與通判遣差餘並陞一等選人與  
優便占射予因奏上曰靖康雖號為通言路然臺諫  
官如李光陳公輔余應求議論駁峭皆遠貶其實塞  
之也乃納劄子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  
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與執政同進呈臣僚論宋  
齊愈事初齊愈為右司員外郎自園城中出詣行在

自陳以病在告不與偽楚事除建議大夫至是臣僚  
論其首建議請立張邦昌按據甚明上以其欺罔且  
首建偽楚之議震怒命付御史臺鞠治證驗明白齊  
愈款服衆頗為之救解上曰齊愈姦惡悖逆如此豈  
可不正典刑使張邦昌之事成置朕于何地衆乃不  
敢言有旨依法定斷乃榜其罪于通衢咸使軍兵人  
等知之又進呈御史臺鞠治陳仲余大均洪芻王及  
之等公事皆在危城之中誘置內人為妾及因抄劄  
金銀自盜入已上曰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初四人者



罪不測衆救解之有旨情重長流海島餘編置嶺南  
又進呈留守司鞠治承華夫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  
退歸府第出禁中李氏送之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  
命留守司同御藥于內東門推治李氏歎服且言張  
居福寧殿李氏嘗以養女陳氏侍張邦昌寢其後張  
邦昌之婦入留禁中乃留其親隨人而易以陳氏歸  
府第上震怒謂邦昌安居宮禁寢殿姦私宮人可以  
見其情狀予奏上曰張邦昌既敢僭竊位號此乃細  
故耳然上竟以此深罪邦昌有旨李氏刺脊降配軍

營務下民為妻又宣諭王時雍過廵道君出郊之狀  
予奏上曰人臣不能伏節死義而不顧君父一至于  
此雖犬彘有所不若蓋天下所同情嫉俟邊事稍有  
就緒次第徐議再行遣未為晚也因納劄子乞減上  
供之數以寬州縣條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  
田招募民給佃做弓箭刀弩手法養兵于農籍陝西  
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教閱之又請  
于陝西河北東路京東置制置使使得以遠近相應  
援有旨皆付中書省條具進呈取旨其後遂置諸路



置制使而餘事以予罷事皆不果行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七十六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七十七

建炎進退志總叙上下

初予嘗從容奏上曰朝廷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  
兩路為以藩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政事明  
賞罰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  
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勢根本也一去中原則人  
心搖而形勢傾矣臣觀建炎巡幸之策以關中為上  
襄陽次之建康為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  
示不去中原以係天下之心選任將帥屯列軍馬控



扼要害以折虜人之謀使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  
之勢遂安而近日外議紛紛皆謂陛下且幸東南果  
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而天下  
之勢遂傾難復振矣上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  
遣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  
招兵聚馬都城可守雖金賊可破矣予再拜贊上曰  
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  
也因言履艱難之運者不宜懷安高祖光武太宗皆  
身將兵披甲冒矢石于馬上得之今固不待如此

但車駕不去中原則將士思奮人百其勇盜賊不敢  
覬覦兩河易為經畧雖少勞若而後享安逸倘偷取  
一時目前之安如後患何中外未知陛下聖慈乞降  
詔以告諭之上乃命余擬撰詔文頒榜之兩京讀  
者皆感泣因措置奉迎隆祐太后津遣六宮以徽猷  
閣待制孟忠厚為提舉一行事務步軍指揮使郭仲  
荀統兵扈衛餘令有司排辦後半月上忽降手詔欲  
巡幸東南以避狄令三省驅密院條具合行事件以  
聞予留之因具劄子極擬論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



主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  
宗是也起于東南則不足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  
是也蓋天下精兵皆健馬皆在西北而中興之主撥  
亂定功以兵馬為先一失西北則二者無自得之形  
格勢禁非特失地利而已今翠華倘或南幸委中原  
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吾關輔盜賊且將蜂  
起跨州連邑朝廷號令不行精兵健馬反以遺賊道  
路梗塞人心驚潰陛下雖欲還闕有不可得况治兵  
勝敵以歸二聖哉惟南陽武光之所以興有高山峻

嶺事有控扼有寬城平野可屯重兵西通關中可召  
將士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財貨東達江淮可運糧餉  
北拒三都可遣救援蹇議駐蹕自冬徂春兩河措畫  
就緒即還汴都策無出于此者上乃取還幸東都南  
手詔令與執政商議翌日再具劄子援楚漢滎陽成  
臯間曹操袁紹官渡事論天下形勢甚詳又與執政  
取議于上前予曰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  
但一去中原勢難復還夫中原安則東南安一失中原  
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會形勢削弱將士之



心離散變故不測且有後艱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  
誠不敢任此責且陛下既以降詔獨留中原人心悅  
服柰何詔墨未乾失大信于天下願斷自淵衷以定  
大計上乃許幸南陽令措置合行事件有旨以觀文  
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委以修治城池繕葺宮室官  
府朝廷降益錢鈔帛委轉運使范之才等儲峙糧草  
命發運使撥江南綱運由襄江通漕命四川變轉輕  
貨陸路自陝西江路自歸陝以入南陽以黃潜厚為  
提舉一行事務以郎官陳家李儔幹辦頓遞以發運

使李祐為隨行轉運使將以秋末春初擇日起行而  
潜善伯彥陰以巡幸東南之計動上意其議頗傳于  
外客或謂予曰士論洵々或謂密有建議者東幸已  
決南陽聊復爾耳盍且從其議乎不然事將變予曰  
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安危存亡于是乎分成命  
已行倘未改易吾當以去就爭之且上英睿必不為  
異議所惑不然吾可貪冒寵祿為保身計虛受天下  
之責哉然自是雖未嘗有改議巡幸之命而上每批  
出改易已行指揮如批買馬祇令每州買馬百足于



上奏曰元降買馬指揮不立額數祇令有馬及格尺者依等第給價買之今若每州限以百疋即無馬去處必須科配却反成搔擾及又批出募兵改刺新軍有害軍政予奏曰元降募兵指揮許改刺者祇謂潰散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即非以現在營房兵卒許之改刺因以中書元批旨進呈上意乃悟又批出李擢已經淵聖責降宮觀今又責之為太重予奏上曰李擢在圍城中淵聖委令提舉京城南壁實守陳州門一帶金人造橋渡壕恬不省察故責降外任宮觀其

後竟自所造橋渡兵破城擢之罪大矣特城破之後淵聖不暇再行遣耳今以散官安置已為輕典倘猶以為重何以戒失守使後來者任責潛善左右解之甚力上乃令降作分司又批出翁彥國吳昉搔擾東南並落職與宮觀令學士院降詔慰撫初予未至行在彥國已除知江寧府委令修城及繕治宮室朝廷給鹽鈔十萬貫彥國具劄子以為不足用予奏上曰崇觀間賜臣僚一第費百萬今委彥國以新城又新經兵火之餘今其治宮室抵給錢十萬貫誠為太少



有旨撥兩浙淮南鹽鈔四十萬貫付之為五十萬且  
即降指揮令其因陋就簡不事華壯上一日忽宣諭  
彥國修城等搔擾予奏上曰創修宮室城池鳩工聚  
材計置磚灰工料浩大集事之初其勢不得無擾莫  
若明降指揮令其撥移諸州神霄宮及常平司廨宇  
一切折舊修蓋城壁亦因舊增葺使彼有所遵守則  
費用省而搔擾之患息矣乃命尚書省劄下既而復  
批出責降且命降詔蓋潛善以彥國予為姻家故  
密啟之以為譖愬之福也既得上批札遼同日得江

寧府奏狀上彥國已死又吳昉無職名可落僉謂宮  
觀太優將上取旨上曰彥國已死不須行遣乃令放  
罷吳昉委提刑司取勘仍降詔慰撫東南如此之類  
批出頗多初予每因留身奏事從容論治體者及有  
所規諫雖若言逆耳上皆嘉納至是奏陳當世急務  
擬進指揮多不降出予固而譖愬之言其入已深一  
日對內殿留身奏上曰臣以菲才誤蒙聖慈使待罪  
宰相當國家艱難之時付以天下之重臣夙夜黽勉  
雖久患疴疾亦不敢在假將理思竭駑鈍以報稱知



遇之萬一近日屢蒙宸翰今改正已行事件臣逐一  
按據辨明幸蒙聖察又所進擬措置機務多未蒙降  
出願臣孤拙寡與特荷陛下特達之知忌媚者頗多  
恐必陰有譖愬而離間臣者書言時則勿有間之而  
管仲亦以信用君子而必以小人參之為害霸夫君  
子小人若冰炭然勢不兩立治亂安危係其進退在  
人主有以察之而已因出劄子極論君子小人之理且  
言靖康間淵聖聽用唐恪而恪姦邪舞智以御其君  
能得淵聖之心移易是非變亂白黑卒譖罷徐處仁

吳敏而奪之相其後遂致禍故方陛下勵精圖治枕  
戈嘗胆振起中興之功誠不願蹈覆車之轍也夫疑  
則當勿任：則當勿疑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  
願致察于此上慰諭曰無此但朕思慮偶及之耳其  
餘章疏早見省覽非晚降出子拜謝而退至八月五日  
告廷遷予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加食邑實封而除潛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命兩  
相則潛善顯沮張所而罷傅亮予以去就爭之遂定  
進退雖知墮潛善之策蓋勢不得不然也初張所既



受詔撫使之命建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即渡  
河移司恩冀以所募兵內給陷虜兵民復懷衛濬三  
州解邢洺磁相中山之圍以圖收復真定既有期矣  
所尚留京師招集將佐措置錢糧而河北轉運使權  
北京留守張益謚奏招撫司搔擾不當置司北京且  
言所欲起北京屯戍兵給用器甲為非是緣置招撫  
司河北盜賊白日殺人不若罷之專以其事委帥臣  
蓋張慙久為河北都運與益謚善慙以予嘗沮其執  
政故附潛善伯彥與相謀使益謚為此奏以沮張所

而惑上意也予奏上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措  
置就緒日渡河今所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  
不知益謚何以知其搔擾而言不當置司至于守兵  
器甲不可輟擲當今招撫司具余用數申陳自朝廷  
給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聚為盜  
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緣  
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京西群盜嘯聚攻掠州縣豈  
亦招撫司所致耶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畧益謚  
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



以戒妄議而沮姦臣上乃令降旨招撫使依畫一置  
司北京就緒日疾遠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用器  
甲申朝廷應副如招撫到河北兵民嚴行鈐束無令  
作過張益謙令分析以聞尚書省既劄下矣樞密院  
復以益謙申狀將取上旨凡千餘言痛詆招撫司令  
北京行下州縣出榜後數日閔乃過尚書省予始見  
之乃以樞密院畫旨并尚書省元降指揮同將上進  
呈與伯彥懋曾于上前予奏曰張益謙所奏皆細故  
情涉觀望尚書省已得旨行下而樞密院又別取旨

痛詆訾之此何理也不過欲與益謙相表裏以細故  
而害大計沮抑張所耳朝廷以兵力不足而河北之  
事急故委張所以招撫因兵民盜賊之力以捍強敵  
而復故地今措置前就緒行且成功而沮抑之如此  
州縣將士知朝廷議論不同安肯協力棄事功于垂  
良可惜也臣不知朝廷之于張所欲其成耶竟欲其  
敗耶欲其成則不當沮抑益之如此欲其敗則不若罷  
去之無使挾私害公而不為國家慮也沮抑一張所  
有何所難致誤國家之大計使河北兵民盡為金人



卷一百一十七  
九  
之所得河北州縣盡為金人之所有中原且勿能保  
將誰任其責靖康間惟朝廷議論不同無以公滅私  
之意遂及禍故今豈可復蹈覆轍之車耶伯彥懃無  
以對第云初不知尚書省已降指揮上乃令樞密院  
改正作依前降指揮施行既不得逞即為傅亮之事  
初王瓌傅亮既受命為經制使副即具畫一申朝廷  
以謂河東州縣多為金人所陷沒至與陝西接連如  
河中府解州亦為所據與陝府相對以河為界今經  
制司所得兵才及萬人皆烏合之衆其間多招安盜

賊及潰散之兵未經訓練拊循難以取勝乞于陝府

置司訓練措置招募陝西正兵弓箭手之在民間不

出者及將家子弟不旬月間可得二萬人

陝西正兵及弓箭手

皆精兵以童貫搃兵賞罰不明皆藏于民間不出每應點集者皆其家人也故瓌亮欲厚給資以募之皆一可以與正兵相為表裏其勝可必且一面結連河

當百也

山寨豪傑度州縣可復即復之可以渡河即乘機進

討以收復河陽河中解州沿河一帶據險以阨其衝

漸議深入以復澤潞太原願當方面之寄有旨從之

撥川綱之在陝西者使召募西兵又命陝西京西轉



卷一百一十七  
運司悉力應副瓌亮行才十餘日樞密院復取旨令  
留守宗澤節制即日過河亮申朝廷以與前議及元  
降指揮不同今欲即令過河無不可者但河外乃金  
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緒既過河後何地可為家  
計何處可以得糧烏合之衆使為金人之所潰敗何  
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有誤國事予將上進  
呈奏曰河東今日之勢不同河北所失不過數郡其  
餘皆為朝廷守王師渡河猶有駐泊得糧之處河東  
諸州縣大半陷沒沿河一帶自解州河中至河陽懷

衛皆為金人所據今經制司軍旅未集遽違前議  
之渡河遂為孤軍倘為金人所覆不知朝廷何所更  
得將佐士卒當此一道而經畧之右將帥不從中御  
之願且如前議盡將帥之智慮而責成俟其淹曠時  
月而無功則朝廷自有法以待之何必毆之若是之  
遽而潛善伯彥皆謂不使之亟渡河且失機會如亮  
等但欲逗遛耳予曰兵事不可遙度目下亦未見有  
機會可乘但當委任將帥使擇利而動耳今不卹其  
措置未辦集而毆之使渡河正所以為賊餌不見其

卷一百一十七  
十一



利也且才亮等受命而行才十餘日申明朝廷前後所降指揮不同乃將帥之職豈可便以為逗遛如趙充國執堅屯田之議不聞宣帝以為罪也臣以謂不若只依前降指揮為便上以潛善伯彥執議聖意頗惑依違不決者累日余留身極論其理且言潛善伯彥始竭力以沮張所願聖鑒察之不得行其志又極力以沮傅亮蓋招撫河北經制河東皆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荐用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

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謂二人乃設心如此如傅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以觀之則情狀自見上曰俟批出只令元降指揮于陝西府置司至翌日批出乃云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蓋潛善留身密啟之也予留御批將上奏曰臣昨日論傅亮事已蒙宣諭俟批出依元降指揮繼奉御批乃罷傅亮經制司不知聖意所謂上曰亮既以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予奏曰臣論傅亮乞降指揮非謂不使之渡河緣亮昨乞于陝西府置司與金人對壘募兵



訓練擇利過河收復州縣朝廷已從其請今行未半  
月遽改命使宗澤節制即令過河臣謂不可者有三  
事從中御不盡將帥之慮一也軍旅未集驅烏合之  
衆渡河即成孤軍必為金人之所潰二也軍潰之後  
朝廷未有將佐士卒可以當河東一道之寄三也故  
臣以改命為非是當依前降指揮以責成功乃緣臣  
爭論之故并與經制司罷之此必潛善等以私害公  
陰有以熒惑聖聽欲以沮臣使去耳臣荷陛下特達  
之知自罪謫付以國柄方艱難之秋但知一意以為

國家苟可以持危扶顛者知無不為庶几仰副委任  
之萬一誠以傅亮經制河東乃今日所當為之大者  
潛善等乃欲以非理沮罷之此而可沮則其他孰可  
為者今御猶未施行願察陛下致察于此尚容臣得  
待罪宰司以圖報稱不然臣豈敢尸祿貪冒寵榮虛  
負天下之責哉上曰如傅亮人才今豈難得予奏曰  
臣當款與亮語觀其謀畧智勇真可以為大將帥詢  
之士大夫亦皆然今以為經制副使姑試之耳假以  
時月必有可觀使亮如其所請臨敵退撓而無成功



臣願受誤國之誅今未嘗用而遂罷之則不可古之御將帥者恐不如此昔高祖何嘗自知韓信但以蕭何荐之為大將設壇場擇日而拜之何由所以知信者亦屢以與之語而已使高祖不能用何之言而將任韓信則何亦必不敢當相位今人才難得而將帥之才尤為難得偶得一二而朝廷所以掇擲人兵應副錢糧器甲種、辦具非涉旬月不能遣而起行未几遂以寸紙罷之待將帥之輕如此孰不解體此誠臣所以為陛下惜也且潛善所以必欲罷亮者意不在

亮乃以沮臣陛下不察則臣亦何敢識恐終無以助陛下致中興之功上無語予以御批納上前曰聖意必欲罷傅亮乞以御批付潛善施行臣得乞骸骨歸田里非敢輕為去就更望陛下留神熟思計之使傅亮不罷則臣何敢決去因再拜榻前上猶慰諭謂不須如此予既退聞亮竟罷去乃入表劄求去上遣御藥押赴都堂治事予到堂復上馬歸再入第二表劄皆批答不允翌日遣御藥宣押赴後殿起居隨宰執奏事訖予留身上日卿所爭事小何須便去就予奏



日人主之職在論一宰相宰相之職在荐人才以將  
今人才以將帥為急恐不可謂之小事倘以為小臣  
以去就爭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必去因  
再拜榻前復奏曰臣以愚才仰荷眷知初無左右先  
容之助龍飛之初首命為相潛善伯彥自以謂有攀  
附之功方虛位以召臣蓋已切齒及至臣而議論偽  
楚建請料理河北河東兩路車駕巡幸宜留中原皆  
與之不同而獨蒙陛下嘉納聽從固宜為其媚嫉無  
所不至方潛善未相所以譖愬指摘臣者不過欲為

相而已今已相而猶沮抑以是為非以白為黑此不  
過欲臣去耳臣立于群枉之中獨賴陛下察之得以  
盡其區區之忠如傅亮之事曉然無可疑者又不蒙  
聖察是臣荐進人才不足用議論國事不足採其失  
職大矣豈後豈敢任宰相哉請以世俗之事譬之今  
疾病者衆醫不能治而求之于草澤既至而為之察  
色診脉曰病如此宜服其藥則愈而左右衆議沮之  
使不得投藥石則草澤之醫亦將辭退豈敢任責又  
如大厦之將傾而命都料匠以修之必聽其擇材以



易棟楹設木以撐柱持危扶顛乃可復全而衆工沮  
之主人者不察既不使之得以易棟楹又撐柱之具  
悉拔棄之則都料匠亦將告去何則覆壓之虞難任  
責也方朝廷承平無事之時宰相猶可尸祿備員以  
冒寵榮今艱難多故之秋正當惜分陰人主以其相為  
不足任則當亟去人臣自度不能其任則當亟去之  
臣自度終無以當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責望敢  
居此妨賢路哉且臣嘗建議巡幸不可以去中原潛  
善等必以此動搖聖意故力沮張所傳亮而去臣

東南人豈不願奉陛下順流東下為安便哉願車駕  
巡幸實天下人心之所係中國形勢之所在一去中  
原則後為患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衆說以誤大  
事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  
念留神于此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臣仲荷天地  
之德雖去左右豈敢一日忘陛下不勝犬馬依戀激  
切之至因泣辭而退遂上第三表劄客或謂予曰公  
決于進退之義得矣願讒者不止將有禍患不測奈  
何予曰大臣以道事臣不可則止吾知盡事君之道



不可則全吾進退之節而已患禍非所卹也畏患禍  
而不去彼不能諷言者詆訾而逐之哉天下自然有  
公議此不足慮翌日降麻廷告除觀文殿大學士提  
舉杭州洞霄宮加食邑實封時八月十八日也麻制  
中乃以于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為罪又謂行遣偽命  
臣僚為報私怨納柳批除目為慢君命不責翁彥國  
為黨庇姻戚爭議傳亮渡河為沮格辭免不敢當觀  
文殿大學士降詔不允是時尚未受左僕射之命有  
王師如此類十數事皆潛善密以付詞臣予具表劄

辭免不敢當觀文殿大學士降詔不允是時尚未受  
左僕射之命有旨令閣門併賜兩告不得已拜受陳  
謝即行以九月半抵鎮江府閏辛道宗之變于秀州  
宿留不敢行者半月繼聞其掠毘陵焚丹陽遂以客  
舟由江外歸梁溪而言者再論麻制中所指以為罪  
者又言予傾家貲犒其叛卒為緋巾數千項與之遣  
弟逐賊陰與之通朝廷不復究問其實有旨落職令  
鄂州居住讒謗如此自非上恩保全有以照見其無  
他雖欲處江湖之善地豈可得也聞命即由江東西



以抵武昌適江上盜賊紛擾權寓居于屬邑之崇陽  
僧舍中暇日閱建炎初脩位宰司日記追思以迂拙  
甚陋之姿荷上知遇付以國事當軸秉鈞才七十有  
五日竟以讒罷曾無涓埃之補而罪釁之積有踰邱  
山尚竊廩祿飽食而逸居慙赧深矣然予既罷之後  
張所亦以罪去傅亮辭以母疾不赴行在而歸陝西  
招撫經制司皆廢車駕遂東巡而兩河郡縣皆陷于  
賊金人以次年春擾京東西深入閩輔殘破尤甚此  
豈人力也哉因取進退之大槩次第而摠叙之與夫

制詰詔命書疏表劄編著纂附著合為十卷目之曰  
炎建進退總志庶几覽者有所考焉至于臣僚之所  
建明四方之所陳請陟降人才改革政事自有史官  
書之此不復錄建炎二年十月二十日具位李綱叙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七十七終







卷一百七十八  
及微臣特達之知非常之遇古無與比願如臣者所以報稱眷待之意宜何如哉然臣志廣才疎學淺荒蕪爰有愛君憂國之心初無保身防患之術備位宰相才兩月餘功效無毫髮可稱罪戾有邱山之積奉身以退何補國家辜負明恩為罪大矣臣自去魏闕七更歲月荐致人言自取顛隳伏蒙皇帝陛下矜憐孤跡始終保全天地之恩何以論報今者又奉詔旨俾臣追記往事編錄成書將以付之太史氏願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心志不寧動輒廢失屢遭盜賊文

籍散亡極意追思曾不能省記十之一二至于日侍清光親承訓飭則銘縷心腑豈敢彌忘謹以省記到昨任宰相日所得聖語所行政事賞罰黜陟之大畧著于篇至于日辰有不能省記則闕庶几明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之意謹錄寫成上下兩冊冒昧投進以塵乙夜之覽宣付史館以備採擇焉臣愚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待罪之至臣網昧死頓首頓首謹序  
建炎元年時政記上起于六月之一日止于十二日  
六月一日臣自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蒙恩除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是日到南京荐行有旨  
宣召臣晚赴內閣起居叙致謝恩訖力具奏陳才能  
淺薄不敢輕當除命乞改授其人以慰輿望上不允  
臣復奏曰臣未到行在數十里間御史中丞顏岐封  
示論臣章疏大意謂張邦昌為金人所喜更宜增重  
其禮臣為金人之所不喜宜置之閑地不當為相臣  
愚直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為其所惡然岐  
之論臣謂才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為金人所惡不  
當為宰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氏為仇敵其

所喜者為趙氏耶其所惡者為趙氏耶且為趙氏之  
臣而金人喜之故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為相  
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為忠臣矣今陛下斷自淵衷  
特達用臣而外廷之論如此臣敢當此任願乞身以  
田里至于陛下命相于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  
慮有以審處上宣諭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  
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言而退此足不卹  
臣竊仰聖語英睿如此復奏曰陛下天縱聖智固不  
難察此然臣綿力薄才不足以勝重任因再拜力辭



上加慰諭久之遣御藥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且命  
執政艱于都堂六月初二日有旨令臣立新班奏事  
對于內殿同執政集于都堂奏事訖臣留身再具奏  
力辭除命上慰諭不允臣感泣再拜曰臣愚陋無取  
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臣嘗唐明皇欲相姚崇以  
以十事邀說皆中一時之疾類多施行後世美之臣  
常慕其為人今臣亦竊不自揆敢以十事仰敢天聽  
倘蒙睿斷施行乃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頗賜詰難  
使臣得盡其說上可之因出劄子奏陳其一曰議國

是大畧謂中國之禦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  
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以欲和則  
不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  
後可以議大舉其二曰議巡幸大畧謂車駕當一到  
京師見宗廟慰都人之心權時之宜為巡幸之計以  
天下形勢觀之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宜  
詔有司預為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畧謂祖宗登極  
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偽赦為法  
如赦惡逆選人猶資責降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



不可行謂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議僭逆大畧謂張  
邦昌為國家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  
姓建號身處宮禁南面以朝其後勤王之師集迫不  
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宗之為三公真王參與大政  
非是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曰議偽命大畧謂國  
家更大變故鮮伏節死義之士而奉賊旨受偽官屈  
膝于其廷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而汙偽命者以  
六等定罪以宜倣之以勸士風其六曰議戰大畧謂  
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

氣其七曰議守大畧謂賊情狡猾勢須復來宜于沿  
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曰議本政大畧謂  
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于中書則  
朝廷尊其九曰議久任大畧謂靖康間進退大臣衆  
多而太速功效蔑著宜謹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  
十曰議脩德大畧謂新即大位宜益脩德以感夫天  
人之心致中興之業得旨皆留榻上俟詳觀有當施  
行者降出是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五劄子  
餘皆留中同日内降麻制皇叔祖慶遠軍承宣使知



大宗正事仲琮可特授武勝軍節度使依前知大宗正事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皇叔祖靖康軍節度使知京西外宗正事仲湜可特授檢校少保仍前靖康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嗣濮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皇叔寧遠軍承宣使知南京外宗正事士儂可將特光山軍節度使依前知南京外宗正事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三省同奉聖旨宇文粹中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以江寧府軍卒叛失守故也六月三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議國是劄

子有旨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有旨催促留守司脩治京城祇備車駕還闕謁款宗廟委永興軍襄陽府江寧府守臣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赦令劄子僉謂赦惡逆已難追改有旨選人惟在職者循資謫降罪廢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叙復次進呈議戰議守劄子有旨令三省樞密院討論修舉軍政措置控禦條件以聞奏事訖執政退臣留身奏曰臣愚瞽輒以管見十事仰瀆天聽已蒙聖慈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久任脩德



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  
偽命臣僚之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  
宣諭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曲款商量  
臣奏曰邦昌僭逆之跡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下皆  
謂邦昌處虜中歲餘厚給虜酋得其歡心攻破都城  
遷二聖東宮盡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蓋與其謀此  
固不可知然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几十年淵聖即  
位首擢為相奉使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  
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宗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

必不悔過而存趙氏邦昌方且自以為得志偃然當  
之正位號處宮禁者月餘日虜騎既退四方勤王之  
師集邦昌擅降偽詔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趙野翁  
彥國皆齎空名告數百道以行迨勤王之師日進等  
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議奉迎邦昌僭竊  
本末如此春秋之法人臣無將而必誅况邦昌已  
僭竊之罪宜何如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自正朝廷  
始而尊崇僭逆之臣為三公真參與國政王何以示  
四方執政中有議論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與之得



廷辯如臣理屈豈復敢言上許之乃令小黄門徑就幕次宣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潛善力主之詰難數四乃屈服猶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臣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擊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下挾朱泚行後以為悔以附會潛善不善在近之說臣曰呂好問之言首尾兩路端且援朱泚以為例非

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得涇軍心恐資以為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曰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為相無不可者上宣諭曰俟降出卿劄子來曰將上取旨臣拜謝而退是晚劄子降出六月初四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論張邦昌僭逆劄子三省樞密使同奉聖旨張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于迫脅可特與貸免責受昭化軍



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又進呈論受偽命臣僚劄子上  
宣諭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々因以為利  
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罵諸王余大均誘取宮嬪  
以為妾卿知之否臣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敦  
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  
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伏節死義者在內  
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  
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卹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  
御史臺推鞠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

邦昌令吳玠莫儔傳道意旨往返數四京師人謂之  
捷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  
居民保甲不得容隱以衣袂聯屬以往若囚繫然其  
後迫道君東宮后妃親王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者  
又受偽命皆為執政此四人宜為罪首上以詢之呂好  
問而好問以為有之得旨皆散官安置餘以次謫降  
內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胡思陳冲等並令御史臺  
速疾取勘候案到日取旨李若水已贈官外霍安國  
特贈延康殿學士有死節者令諸路詢訪以聞又進



呈御史中丞顏岐待罪章疏有旨除待制提舉宮觀  
執政退臣留身奏事上宣諭曰昨卿日內殿爭張邦  
昌事內侍輩皆涕泣今可以受命矣臣拜謝曰陛下  
英睿天縱決斷如此天下不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  
自勉勉以圖報稱上宣諭曰屢語執政令置登聞鼓  
院以通四方之章奏至今猶未措置卿可便與施行  
臣退批旨登聞鼓院建于行在便門之外差官吏  
權攝是日三省樞密院建于行在同奉聖旨察官職  
守今後依官制施行錢伯言除開封尹孫竢除應天

尹權邦彥差知東平府呂頤浩差知揚州陳邦光差  
知廣州唐愨差知荆南府王以寧差知鼎州六月五  
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劄子大畧謂河北河東兩路  
國家之翰蔽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  
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為  
朝廷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  
大河西山自相結集日以蠟號籲朝廷乞師請援河  
東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為多欲乞于西路置司  
措置因其人而用之將來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



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可安儻舍此而不為則兩路之人且歸怨于朝廷壯強狡獪者及為賊用何以待之今日所當先務者蓋莫急于此有旨河北置招撫使司河東置經制使司委臣以擇可任使副者具姓名以聞是日三省同奉聖旨以趙子崧守陳州闞孝忠守蔡州黃叔教守襄陽趙子櫟守汝州李彥卿守漢陽軍程千程秋守江陵府公安縣捍禦有功子崧轉兩官孝忠轉一官除直秘閣叔教轉一官除秘閣修撰子櫟除寶文閣直學士彥卿

除直秘閣千秋轉一官通判江陵府王襄貴受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北京襄陽府居住趙野貴受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青州居住以言者論其任總管日逗遛故也六月六日內詔手詔朕以非德獲承宗祧以臨士民之上屬時多艱未知依濟慄、危懼若將殞于深淵洪惟祖宗膺受天命覆育涵養百七十餘年德隆恩普振古所無道君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內禪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而纂圖海內乂安蒼生蒙福適金人之入寇挾詐謀以款帥待以不疑隨



其姦詐計神都失金湯之險翠華有沙漠之行二聖  
既建六宮皆從待朕叔父弟昆宗室戚屬悉被驅逼  
亦古來所未有是用夙夜震悼于朕心念父兄憂辱  
于虜廷憫生靈重罹于兵革飲泣嘗胆不遑寧居惟  
爾四方士民抱負忠義其伊恤朕躬以共濟于艱難  
以致安于宗社載念行在將士適當隆暑暴露之久  
尤軫朕懷當特加犒設州縣民戶募師勤王調發之  
煩誠可加憫當厚與撫循賦斂之厚當議蠲減法令  
之弊當議改更潰金為盜乘間劫掠殘破郡邑雖已

降赦令當遣使招集許令自新賊吏為姦乘時掎克  
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按治寘于典刑靖康之  
間忠義敢言之士甚或至竄逐當悉召還今自以往  
智畫奇謀之士如能獻陳當悉擢用旁招俊乂竄斥  
姦回協成治功以篤中興之烈嗚呼天下之士大夫  
未忘我之祖宗當同心以相扶天下之軍民不願淪  
于夷狄當協力以相保守國勢既昌天命益固庶几  
隣敵悔禍奉還鑿與則予一人以寧爾亦有無窮之  
聞不其韙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是日三省同奉聖



旨傳墨卿除禮部尚書郭三益除刑部尚書周武仲  
除吏部侍郎曾懋除禮部侍郎董耘除兵部侍郎其  
許景衡胡安國並除給事中劉珏除中書舍人曾開  
復待制知潭州吳曦夫除光祿卿辛丙除授左司員  
外郎李光除秘書少監翁彥深除太常卿六月七日  
三省同奉聖旨謫授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張所  
除直秘閣通判河陽府事傅亮召赴行在議事以臣所  
荐欲委以河北河東路招撫經制司也是日三省同  
奉聖旨李回謫授朝奉郎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

袁州居住以言者論其防河退遁及嘗受偽命故也  
六月八日內降手詔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  
涵養士大夫至矣靖康變故仕于中都者曾無伏節  
死難之士而偷取生容何其衆也甚者乘時為姦靡  
所不至實為中國羞議弗容姑取跡狀尤願著者公  
量加竄斥為臣子之戒夫節義正所以責學士大夫  
也至于武臣卒伍理當濶畧以責後效惟王宗澁首  
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不可不嚴責其餘姑務舍  
容一切不問咨爾有衆其體至懷故茲詔諭各宜知



悉是日三省同奉聖旨謝克家除授述古殿直學士  
提舉杭州洞霄宮李質罷太常卿主管亳州明道宮  
莫砥除軍器監陳公輔除吏部郎官鮑輝除兵部郎  
官陳瑀除司封郎官應求除考功郎官陶鎰除度支  
郎官滕庾除都官郎官陳彥文孫默李積中王愈程  
邁並令乘遞馬發來赴行在洪芻罷諫議大夫張卿  
材罷刑部郎官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陳冲並  
先次放罷以御史臺勘司有請也六月九日三省樞  
密院同奉聖旨李若水忠義無與比倫已推恩外可

特賜謚劉韜能死節義不為敵用與追復銀青光祿  
大夫特贈資政殿大學士許翰楊時晁說之並令乘  
駟馬發來赴行在吳玠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永州  
安置莫儔責授寧化軍節度副使全州安置徐秉哲  
梅州安置王時中高州安置六月十一日三省樞密  
院同日奉聖旨新政之初應干指揮內外官司各當  
體念國步艱難悉心虔奉尚慮流玩習俗將為虛文  
顧避懷姦推行滅裂或因事剝下背分自營肆為搔  
擾有害新政並仰監司互相體察犯人重寘典憲仍



令御史臺體訪彈奏孫昭遠差知河南府兼西道總  
管俞向差知陝州並填現闕六月十二日三省樞密  
院同奉聖旨史徽特落致仕除曲農少卿吳給除右  
司郎官張公濟除駕部郎中郭求除河北東路提刑  
司周格除京東西路提刑司謝貺除京西北路提刑  
司李西美除荆湖北路提刑司並填現闕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七十八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七十九

建炎時政記中

元年六月十三日起至六月終止

六月十三日內降勅書一道門下朕紹隆丕緒夤御  
多方置大器以求安涉巨川而思濟勤于邦以圖天  
下之逸儉于家以資天下之豐懍乎負荷之難惕若  
繼承之重膺受祖宗之貽燕昭格穹昊之貺臨有開  
昌期誕生元嗣庚伏火見協長夏楙育之辰玉裕淵  
深稟璿漢英秀之氣實廟社無疆之福示本支有衍  
之符以奉二聖覆育之慈以係四海愛戴之望循攷



累朝之舊典咸推利物之深仁矧在多難敢忘敷慶  
宜覃曠蕩之澤式契寰宇之心可大赦天下應赦書  
到日昧爽以前罪人除犯劫殺謀殺故殺聞殺並為  
已殺人者并十惡罪至死偽造符印放火官員犯人  
已贓將校軍人公人狂枉法監主自盜贓不赦內枉  
法自盜罪至死情理輕者奏取指揮聞殺罪至死情  
理輕者減一等刺配千里外牢城斷訖錄案奏聞其  
餘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赦除  
之應舊係籍及上書人朝廷累降指揮檢舉叙復至

今經隔年餘尚未結集宜益給還元帶官職贈謚碑  
額等已經給還而未足者並依元降指揮其未責降  
以前官職應得遺表或致仕恩澤者亦令吏部刑部  
條具申尚書省應靖康元年邊事後來取旨文武官  
因病陳乞致仕朝廷不從所乞內有身亡之人特許  
依條陳乞致仕恩澤及陳乞致仕緣道路不通不曾  
被受致仕勅命者亦許在所州軍保明特與依條雖  
恩應士庶投獻章疏現委看詳如有利害灼然者可  
採令看詳官先次保明申尚書省當議旌擢以為激



勸勸會科舉之弊至此極矣苟無變通則忠實異才之士何由而出可講元祐詩賦經術兼收之制著為近政乃令禮部疾速條畫奏聞緣已降指揮建炎二年正月九日鎖院省試今來日已逼近難以遽改可自後舉依此施行應諸路解發才武人并錫慶院才武人昨有偶緣事故趨試不及之人竊慮遺才仰經禮部投狀勘驗名實當議特與別行收試具合格姓名申尚書省取旨推慰應將士實有戰功緣罪停廢之人並特與原復仍令所在官司發赴行在當議量

才選用應諸路有才勇謀畧之人衆所推服或曾經戰陣得功可以倚仗委本州具姓名保明解發赴行在御營使司當議量才錄用每州三人應諸路勤王人兵有曾收復州縣立功之人仰四道都總管及經制使等同結罪詣實聞奏雖不曾立功曾保到京城下或元帥府業已結局邊回所轄人兵不曾逃散者候到本處仰本州具元發回及已到人數元管押人職位姓名并元借官職保明奏聞當議特與推恩應邊回勤王人兵所帶器甲並于所到州縣先次寄納



如因在路遺失軍器趕趁隊伍不及逃竄之人限赦到一月經所在陳首並與免罪發遣歸元來去處依舊收管仍給沿路口糧其因沿路失于稽察至潰散劫掠良民者可責委隨處統領等官將犯人便依軍法務與整肅所過州縣並先具統制等官職位牒報候將來見得沿路不曾作過令尤發處具統領等官職位姓名保明申尚書省取旨推恩今日以後或失鈐束部轄亦當重行默責昨太原真定等處州郡緣金人攻圍其官兵統制兵將官等有能竭節戰守勿

遂致陷沒之人可疾速契勘推恩厚撫家屬忠義顯著者務加優異以為將士殉國用命之勸近緣軍興應召募人兵義兵統領之人多是擄掠良民強點其面共肆劫奪念非本心理宜優卹近雖已有放散歸農指揮竊慮統領之人拘留未放並仰經所在官司陳訴給公據令各歸業以前罪犯一切不問令州縣多出榜文曉諭訪聞昨因金人收領及收過人口有逃遁回歸及有失業逃避人往被官兵人等不為辨驗復為驅領隨行甚可矜憫仰限赦到十日內將



人口放令遂便限赦到十日內將人口放令遂便限  
滿不放並行軍法仍仰統制主將等常切覺察應昨  
因京城失守死節守禦戰文武官已降指揮令本司  
統制官保明特與推恩訪聞官司多是非理沮難逗  
遛行遣以致死事之家不即霑恩可令所屬疾速施  
行如違當不更重行停降勘會近降赦恩軍人丁夫  
等逃亡及潰散官兵并百姓因金人所至失業嘯聚  
人已立限首身尚慮有出首未盡之人并令赦到日  
已前逃亡軍人等並限一月許令出首餘依已降指

揮應諸班直諸軍親從親事官昨因京城失守踰城  
逃遁雖累降指揮立限許令自新尚恐懼罪未敢出  
首限赦書到一月內許所在于州軍自陳仍仰逐州  
給在路口券牒送在京所屬以前罪犯一切不問依  
舊收管如尚敢不首復罪如初及仰所屬月具已未  
收管人數申樞密院應未招降強寇如願往戰出自  
效者限赦書到一月內日經所在州縣或統制等官  
出首具首領人數姓名職位聞奏當議推恩令隨統  
制官前去有能立到奇功當優與獎擢應緣金人并



卷一百七十九  
五  
賊盜殘破州軍縣鎮逃避官吏等雖已降指揮立限許還職任竊慮限滿未及還歸之人可限今赦到半月內許歸任舊職役其被殺官仰本路提刑司勘會詣實因依保明聞奏特與推恩應京城失守潰散使臣昨已降指揮立期赴部公叅違限不赴者並特勒停如有似此未曾公叅之人特與免罪許再限一月叅部依條注擬如限滿不赴公叅復罪如初應殁于王事之人累降指揮令所屬保明推恩官司循習殊不體國以詔旨為虛文致死事之家終不霑恩無激

勸之義自今仰本家自陳未經保明者令所屬限三日保明已經保明到者限三日推恩如違人吏重行典憲仍令御史臺彈劾以聞應陝西逐路昨因夏賊侵犯去處有立功并亡失將士近緣道路不通未經保明推賞者仰帥司限五日開其實立功并亡失將士等保明聞奏當議推恩不管漏落應昨緣軍興諸色人支借過官馬除實因戰闕亡失與免備償併見差出許乘騎外其餘合回納者限一月于所在官司送納如出限隱藏不納許人告坐贓科罪應緣昨來



軍器遺棄器甲頭刃之類並令所在官司拘收如及  
千件以上令逐路憲司保明聞奏當優議與推恩或  
民間納及百件以上亦令憲司相度第等支賜百日  
外不首納依私有法其拘收到名數並令如法編揀  
排垛內斷鍊不堪者令憲司委官措置脩整仍先具  
拘脩收整到名數封樁處所申樞密院應因軍興前  
後民間勸借憲助錢物雖已委逐州長貳責限依格  
書填告命給還尚慮其間阻節如有委實獻納錢物  
外限未經推恩給告之人許經詣尚書省陳訴如有

照據文字當議依格書填降給勘會昨緣金人入寇  
應宮觀寺院曾造發過乾糧應副軍前不無搔擾陪  
費可在京委鴻臚寺在外委轉運使保明實費之數  
聞奏議特與給降度牒勘會近降赦恩昨緣金人拘  
留未還等人許支行請給竊慮經歷官司及倉庫不  
即勘給如敢稽違許經開封府陳訴根究重行斷遣  
應宗室昨因取往軍前今來却有回歸者其已前積  
下應干請給等並與一併勘支應河北河東守臣親  
屬差往逐一查驗各淹留敵寨未歸其家屬在京或



寄寓他郡闕人兵管下致失所許經所在官司自陳  
支賜銀絹五十疋俟其幹辦官回日陞擢應百姓昨  
緣投充敢勇效用因出戰陷沒其家老小無人養贍  
仰本路監司多方存恤無令失所應出戍軍兵家屬  
仰所在州軍當切存撫無致少有失所應諸州縣有  
因潰散人兵及盜賊燒劫屋業之家特與放免今年  
夏料屋稅內被殺或逃避止有婦人小兒貧乏不能  
自存者仰所屬抄割依災傷七分法賑給施行仍多  
方招誘逃避人戶歸業應諸處民戶舍宅房廊寺觀

如近經兵火焚燒合行修葺往別州縣計直竹木之  
類者于所屬給據經由去處與免抽稅仍不許官司  
拘截使用如違許人戶越訴勘會昨因金人取索人  
口開封府差捉事使臣火下等追捉訪聞內有婦人  
多被使臣火下百端逼脅致畏避發遣願歸使臣火  
下等家藏住取養之人事同強掠可限一月許令犯  
人及本家人力女使經官陳首與被收藏人並放令  
逐便滿限不首復罪如初鄰人并地分巡察使臣火  
下不覺舉減犯人罪三等不知情又減三等仍仰留守



司御史臺密行覺舉減犯人罪察應逃亡罪人現在  
監錮父母妻男骨月勿收捉者除係兇惡不原赦賊  
人外餘並放令逐便應 罪合備償非先以官錢代  
充而犯人委已貧乏無可備 見監勒犯人并干繫  
人名下均攤填納者並特與蠲放訪聞諸路州軍縣  
鎮酒務公庫等多將酒醋抑配與人戶又過往客旅  
僧道等為害甚大仰監司守臣常切覺察舉劾官吏  
重打黜責應陂湖塘灤舊許人戶採取元無收立課  
額後因官司措置勅立課利去處仰監司契勘悉行

罷免依舊許民戶採取如現係豪強占據仰所屬州  
縣嚴行禁止仍委監司常切覺察訪聞京師物價未  
平致鰥寡孤獨之人不能自存艱食除開封府現依  
法若養外竊慮所委官不切用心致惠澤不下仰留  
守司更切檢察如法若養如錢物不足具合用數申  
留守司支降應州縣官職田訪聞多係實無田土抑  
令人戶輸納租課實為搔擾自今仰提刑司勘會詣  
實常切覺察不得因前委有搔擾諸路漢蕃弓箭  
手合該承襲之人因差使出外及別緣事故有失陳



許令依條具承襲近降赦文神霄宮罷舍屋雜物錢糧田產拘收具數申尚書省及已降指揮江寧府神霄宮元係寶寧寺鎮江府元係龍遊寺泗州元係普照寺洪州元係上藍寺并舒州元係投子山寺院並先次給還其餘州軍內有元係古寺改建者令本州開具申尚書省勅建去處依赦施行所有正殿聖像如元係佛像改塑即行改正若是勅塑即迎赴慶館勘會合拘收舍屋等並謂舊有者其後來因緣取降特旨并增置到者並令轉運司拘收應副者省計及

古寺條謂李唐以前古迹如泗州普照寺舒州投子山大名府大安寺之類仰州郡疾速遵依已降指揮施行無致違戾應昨緣軍興諸官司支借過禁軍闕額封椿錢物及收租錢廢監省費錢死馬肉贓錢不堪馬價錢權住撥還候邊事寧息日委提刑司具數申樞密院立限撥還行在百司已降指揮不以假故日逐供職訪聞東京官司多不入局竊慮士民人戶有整會事理不無阻節及勘會累有指揮應覃恩轉官及叙復磨勘擬注之類并已前積壓未了文字並



令東京取會上鈔等其曹部官往推沮不為施行  
致使士民往回道路良為勞苦自今東京官司須管  
不分假故赴職檢詳累降指揮遵守行遣不管依前  
留滯如違許士民赴行在陳訴當議重行責罰應朝  
廷寬恤事件務實惠及民如所屬不切奉行但為虛  
文致民戶陳訴當議重置典憲應義夫節婦孝子順  
孫委所在長吏常切存恤事狀顯著者具名聞奏應  
五岳四瀆名山大川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于  
祀典者委所在長吏精潔致祭嗚呼飛龍協時體黃

離繼明之治夢熊占寢應蒼震一索之祥均布湛恩  
用飾多喜咨爾有衆咸悉至懷赦書行日五百里敢  
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之主者施行先是上登寶  
座赦書不曾諛載河北河東兩路及四方各州縣勤  
王之師至是得旨該載故于河北河東路及勤王之  
師指揮為詳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唐重除本  
閣學士差知京兆府范致虛發來赴行在李復陞職  
一等差知秦州趙明誠發來赴行在鄭驥除直秘閣  
差知同州六月十四日降勅書一道勅河北河東諸



路州縣守臣將帥忠義軍民等朕惟祖宗德澤在民垂二百年天下又安變故靡有而宣和靖康以來國家多難金人內侮道君太上皇帝下哀痛之詔講輯睦之禮比德堯舜古今鮮倫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之德爰受內禪海內欣戴日俟治康而暮歲之間戎馬再侵墮虜姦計但以講和一事終至宗社阽危既盡取玉帛女子公私財力為之耗竭乃始創遷二聖中宮洎聖皇族尊幼中外姻戚以行戎狄之禍振古未有朕以介弟受命搃師臣民推戴迫以大義入繼

大統重以父兄之辱飲泣嘗胆疾首痛心願與天下忠臣義士共濟艱難而近者使臣來自朔部審聞兩路守臣義不愛生誓以死守賊雖憑犬羊之衆敢肆攻圍而能率我勵士民屢挫醜虜其忠義軍民等倡義結集動以萬計邀擊其後功績茂著朕甚嘉之天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棄靖康之國特金人憑陵不得已割地賂之將以全保宗社止兵息民而金人不道攻破都城易姓改號劫乘輿以北遷則河北河東之地又何割哉已命遣師以為應援應



兩路州縣守臣及忠義之士如能竭力捍禦保有一方及糾禁師徒力戰破賊者至建炎二年當議疇其勲庸授以節鉞其餘官吏軍兵第加優賞應稅賦貨財悉許移用官吏將佐悉許辟置朝廷更行量力應副為國藩屏以昭茂功庶几中原弭寧生靈休息夷狄悔禍二聖有可還之期則予一人膺受多福庸亦有無窮之聞不其躋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河北西路河東守臣各轉兩官有職名者進職餘具職位姓名以聞又詔自今有能

收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等又命使臣齎夏藥送徧賜兩河守城將佐又命權貨務印造現鈔鈔遣使齎送兩河州郡又命降現錢鈔三百萬貫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糴應副兩路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絹千大名府椿管川網河東衣絹于永興軍椿管以待兩路支俵皆王意也于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蠟書曰主問有破賊捷書



虜人圍守諸郡者往、抽退六月某日三省奉聖旨汪彥伯除知樞密院事黃潛善兼門下侍郎戶部尚書張慤到行在令日下供職六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臣僚章疏論受偽命臣僚多已行遣有未及者皆等第施行如十友之類令留守司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在假上章求去有旨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沿河置巡察使河陽抵濱滄凡六處各有地分以為斥堠進京臣僚章疏論靖康末折彥質為宣撫副

使逃入川陝錢蓋為制置使逃至湖北許高亢總許兵防河逃至江南不懲戒則後孰肯任責者有旨彥質受散官昌化軍安置蓋落職降官分司高亢編管海外諸州軍會南康軍奏高亢寓其境上欲謀變知軍李定通判韓琦以便宜誅之而待罪僉謂其擅殺為非是臣奏曰淵聖委高亢守河付以兵將甚眾賊將至而先走以鐵騎五百自賴昌黎家趨江南沿路劫掠甚于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倖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

後日



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是當賞上以臣言為然乃命各轉一官以賞之是時開封尹王襄罷大名尹徐處仁薨東京及北京留守闕官有旨宗澤除廷康殿學士知開封府兼東西留守社克除待制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以劉錫知滄州又命復錢蓋官依舊為陝西經制使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涅鄆之地于朝廷無毫髮之利而歲費不貲為中國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以為藩臣有益麻黨征者故王之子素為國人信服倘封立之

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為使齎告賜益麻黨征措置涅鄆事因調發五路軍馬以赴行在六月某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劄子一日募兵二日買馬三日募民出財以助兵費募兵劄子大畧謂國家以兵為重方熙豐之時內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觀間缺額不補者几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人再犯闕潰散逃亡者不知其几何今行在禁旅單弱將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為今之計莫若取財東南募兵于西北方今



河北之人為金人搔擾未有所歸之時而關陝京東西流為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勒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不年歲間皆成精兵于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此最今日之急務也買馬劄子大畧謂金人專以鉄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馳突宜乎潰散蓋祖宗養馬于監牧孳生蕃盛朝廷所在雲布故軍旅之用足至宗觀監牧廢而為給地牧馬有

名而無實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于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關河北京畿馬足為之一空彼破都城首令下括馬而京師之馬入于賊者萬有餘足今行在騎兵不多獨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降詔旨立格尺以善價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民間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勵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此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募民出財劄子大畧謂國罹寇難京師之帑藏悉為金人所取外州郡以調發勤王之師財用為之



一空今已募兵買馬招捉盜賊措置邊事應副殘破州郡振舉百度以圖中興非常賦之所能供辦又不橫賦科取于民如夫錢天下至今咨怨免之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行勸誘使斥其贏餘以佐國用而以官告虔牒之類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強措置邊事就緒盜賊衰息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保家室且不可得况財產財子宜命州縣委曲諭以德意必有樂輸從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務也上命以劄子付中書省條具以聞次日將上得旨于陝西河北路

募兵各三萬人京東西路募兵各一萬人共合為十萬許召募白身及于諸色廂軍中揀選或招收潰散兵卒中改刺創置軍號驍勝壯捷忠勇義武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二千五百人例物白身人全給依上禁軍法餘給半許用諸路缺額禁軍錢常平司錢不足自朝廷應副之內京東西委兩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撫司使西委經制司召募每募及一軍就本路差有才武人大小使臣充將官部隊將管押赴行在聽候差使又命買分馬為三等



格尺以定價值餘命官將校見養馬不許招買馬分為外餘並籍記赴官陳選及格尺中披帶者即時給價直每及百疋差官或將校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妄冒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總之又降詔曉諭州縣勸誘能出財助國者籍記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償之入財多者取旨推恩應勸誘到錢物並別項樁管聽候指揮專克募軍買馬緣邊事支用有敢科配搔擾者命官竄責吏人決配凡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奉行

有叙並保明推賞六月某日臣與執政官奏事進呈劄子議控禦之策大畧謂唐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禍難第措置失宜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草去前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太平無事之時可也一旦夷狄長驅盜賊蜂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手足之不足以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稍倣方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柄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大小



相維遠近相援度几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今既以為階官不可復改宜于沿河沿淮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寮屬將佐以治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今日控禦之策無大于此僉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方鎮轄隸州郡得旨京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方興軍路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帥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為之副改路分為副總管鈐轄為副鈐轄路州鈐轄為副都監總管鈐轄為副鈐轄州鈐轄司許以便宜行事軍馬辟置、寮屬依帥臣法屯兵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府鈐轄都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一負隨軍一負留本路提點刑獄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者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旌賞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



責授鳳州團練副使張所借通直郎直龍圖閣除河北西路招撫使令閣門引見上殿六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臣寮劄子乞增弓弩手人數每縣置武尉一員及河北路置巡社差官總領得旨從之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三省委左右司郎官樞密院委都承旨檢察置籍以受功狀違限不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依軍法許人告軍士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為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勅榜揭于通衢六月某日三

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温州觀察使樞密都承旨王瓊除河東路經制使通直郎直秘閣傅亮除河東路經制副使皆令閣門引見上殿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御營司都統制王淵統制官張俊將帶所部軍馬捉殺陳州叛兵杜用都巡檢使劉光世捉殺黎駟作過馬忠下叛兵統制官喬伸福等捉殺山東賊李昱統制官韓世忠捉殺單州魚臺軍賊先是僉議于上前謂盜賊勢須招撫因而用之然非朝廷威令已振則雖欲招撫因而用之勢不可得今去行



在不二百里間有此數處盜賊竊發多者至數萬少者不下七八千若不遣將帥應時討殄何以使四方群盜恐懼聽命有旨召王淵等到都城戒勵今各占地方須管破蕩仍諭以自上即位方此遣兵正當信賞必罰能立功者優議推賞敗劫誤事亦必行法之意諸將喜躍自奮不旬月間四處皆告捷王淵生擒杜用破其衆二萬人喬仲福斬李昱首以獻破其衆三萬人黎駟魚臺賊皆七八千人討捕淨盡王淵劉光世以功並建節餘人皆等第進秩于是湖北郡盜

閻瑾黨忠薛廣祝靖等皆赴行在丁順楊進等皆河北巨盜赴招撫司自效其餘皆赴東京留守宗澤納款京東西與淮南州縣漸得休息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八十

建炎元年時政記下

是歲七月之一日起至八月之十八日止

七月一日臣與執政奏事進呈劄子大畧謂國家所以備禦夷狄者皆在邊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今金盜賊乃擾吾腹心而中原郡縣已積習成平之久城池湮頽並無器械何以禦敵官吏軍民多不能守而郡縣遂以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蓋亦以禦敵之具不備使然宜命諸路州郡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良行應副有能葺治備具者旌賞以



勸得旨依奏應州郡欲脩城池者申朝廷給降祠部  
應副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張懋除同知  
樞密院事兼提舉措置司戶部財用王綯除給事中  
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周望傳勞借太  
常少卿奉使二虜酋軍前通問二聖起居上命臣擬  
撰表本其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本曰臣某言神京  
不守坐失金湯天旆啟行越在草莽凡居臣子之列  
均深痛憤之情臣某誠悲誠感頓首：：恭惟道君  
太上皇帝陛下遊神穆清宅心昭曠法堯舜之遜禪

濟國家之艱難方交兩宮之歡永享四海之養鄰邦  
犯順戈戟暗于中原帝座移居鑿興幸于朔野神人  
感憤華夏悲摧而臣濫總帥權莫陪誓御迫郡臣再  
三之懇請大寶不可久虛勉徇郡情嗣守神器瞻行  
官而靡及慕慈訓以增懷輯睦師徒冀宗社之可保  
撫寧四方佇車駕之言歸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寺少  
卿臣周望奉表起居以聞臣無任瞻望聖慈激切屏  
營之至臣某頓首頓首謹言其起居孝慈淵聖皇帝  
表本曰臣某言戎馬荐興環日畿而布列帝都守



致天步之艱難萬國悼心三靈失色臣某誠悲誠感  
頓首頓首恭惟孝慈淵聖皇帝陛下法禹湯之恭儉  
體堯舜之聰明十載東宮令德聞于海宇踰年南面  
仁政決于寰區適當嗣位之初兩致隣邦之寇割地  
增幣以生靈屈已而講和擐甲登埤為廟社忘身而  
回守金湯失險羽衛起行致翠華之蒙塵瞻紫微而  
移座華夏失庇神人疇依而臣叨總帥莫徒陪羈勒  
迫羣臣之懇請嗣大寶以撫臨仰遵勤儉之風庶格  
中和之治傷心北望緬懷異域而增悲整駕南還尚

冀敵人之悔禍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傅雱奉  
表起居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某  
頓首：謹言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諸路發到  
米綱以三分之一留行在支遣二分撥入京師椿管  
先是汴河口決壞汴水不通綱運不至有旨差提舉  
京城所陳良弼同都水使者榮巖陳求道修治決水  
至是水通綱運漸至故有是命且令已卸空綱自京  
師船載六曹案牘及器甲等至行在七月某日臣同  
執政官奏事進呈劄子大畧謂承平之時雖無事當



備官以張朝廷之容艱難之際雖多故當省官以責事功之實至于祿廩亦當隨宜裁節以濟一時之急蓋世方多難賦入狹而用廣非加裁節則將何以為經久之制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司審省冗員以節浮費有旨省臺寺監以繁簡相兼學官館職之類比舊制減半開封府曹掾依舊改為推官提舉常平可併歸提刑司同兩浙福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以司錄依舊為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曹掾官依舊為節度觀察軍事推判官支使掌書記錄事司戶司理司

法參軍縣萬戶以上置丞不滿萬戶不置罷吏負三分之一堂吏依祖宗法轉官止朝請大夫初陳乞出官止為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待制以止並罷宰執及現任官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權減三分之一候事定日取旨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王圭除河北西路招撫司參謀官登彥除河北西路轉運判官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上出絹背心宣示泣諭臣等曰道君太上皇帝自燕山府密遣使臣曹勛齎來背心領中有親書八



字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群且皆泣奏曰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太上皇帝者宜藏之宗廟以示萬世有旨從之七月某日借通直郎龍圖閣河北西路招撫使司張所上殿而賜章服遣行所具畫一乞以京畿兵三千為衛于大名府置司一員遣官于河北西路告諭招撫山寨首領民候就緒日渡河先復濬懷衛州真定府次解中山府等圖乃以兵民紹地以養之如陝西五路弓箭手法仍乞緡錢百萬以為百年之費得旨從之七月某日臣與執政官同進呈御史臺

鞠勣齊宋愈事初愈齊為右司員外郎自圍城中出詣行在自陳以病在告不與偽楚事除諫議大夫既而臣僚論其首建議請立張邦昌以合金人之意按據甚明有旨送御史臺鞠治證驗明白齊愈款服至是案上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依法定斷仍榜其罪于通衢七月某日京師龍德等宮津送到諸色寶器等上命碎之于殿廷間衛士有持去者聽之中外莫不悅服七月某日王瓊傳亮上殿面賜瓊器甲戰袍束帶賜亮章服遣行河東路經制司畫一陳乞降指



揮陝西路轉運司應副財用就五路舊西兵舊弓箭  
手將家子弟募兵二萬人并朝廷所副兵萬人中通  
成三萬就陝府置司與金人河中府解到對壘一面  
遣約人給河東山寨豪傑民兵收復州縣候兵集日  
乘機會過河得旨從之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進呈  
東京留守司鞫治華國靖恭夫人李氏公事初張邦  
昌既僭竊居福寧殿李氏奉之時以果實為獻邦昌  
亦厚答之遂以養女陳氏待邦昌寢其後邦昌欲退  
歸府第因其姊入禁中乃留親隨人易陳氏以出邦

昌出禁中李氏送至內東門有語指斥來輿上聞之  
命留守司周御藥院于內東門推治李氏疑服其言  
邦昌用乘輿服御及陳氏事上 邦昌致居宮禁  
寢殿姦私宮人可以見其情狀有 失春降配  
禁營務下民為妻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  
近降指揮諸路州郡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招募軍兵  
積聚聚糧草增添弓弩手團結民社措置郵傳緝捕  
盜賊建置帥府要郡推行軍政皆係急切事務訪聞  
郡玩習因循殊不留意仰自今具施行次第申尚州



書省樞密院弛慢不職官吏許監司劾奏以開常切  
准備朝廷遣使按察誅賞七月十四日臣同執政官  
奏事訖留身奏上曰朝廷近日外則經營措置河北  
河東兩路以為藩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政  
事明賞刑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無定所中外  
人心未安上宣諭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  
宮往東南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聚兵  
馬雖都城可守金賊可戰臣再拜曰陛下聖明英斷  
如此雖漢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過是也然中外未

知聖意乞降詔以告諭之上從所請七月十五日內  
降手詔朕維祖宗都汴垂二百年天下又安重熙累  
洽未嘗少有變故承平之久超軼漢唐比年以來圖  
慮弗減禍生金人一歲之間再犯都城信其詐謀終  
墮賊計盡取子女玉帛遂邀二聖鑾輿六宮咸屬悉  
擁以行夷狄之禍振古未有四海臣子孰不痛心肆  
朕纂承永念先烈眷懷舊京潛然出涕思欲整駕還  
京謁款宗廟以行夷狄之禍慰士大夫軍民之心而  
兵火之餘民物如故朕之父母兄弟宗族靡有留者



顧瞻宮室何以為懷是用權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  
號召兵馬以防金人秋高氣寒再來入寇朕將親督  
援救及河北河東諸路與之決戰已詔奉迎元祐太  
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將群臣將士  
獨留中原以為兩京城及萬方百姓請命于皇天庶  
幾天意昭答中國之勢浸強歸宅故都迎還二聖以  
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屯兵聚糧脩治樓櫓器  
具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部速疾措置施行咨爾士  
大夫軍民體朕至懷無憂疑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七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元祐太后以避  
家諱改稱隆祐太后以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為迎奉  
隆祐太后提舉一行事務步軍指揮使郭仲荀統兵  
扈衛司封負外郎楊邁沿路州縣預行計置糧草濟  
渡舟船七月十七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劄子大  
畧謂夫巡幸之策關中為上襄鄧為次建康為下今  
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遠襄鄧以係天下之心夫襄鄧  
西隣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  
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山川險固民物淳厚



此誠天設以待臨幸願為今冬駐蹕之計得旨定議  
巡幸南陽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澄州委以修治  
城池繕葺宮室官府朝廷降鹽鈔錢帛委轉運使范  
之才等儲峙糧草金發運司撥江湖綱運由襄江通  
漕命四川變轉輕貨陸路自陝西江路自運歸峽以  
入南陽七月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戶部  
侍郎黃潛善厚為巡幸提舉一行事務膳部負外郎  
陳袞幹辦頓遞行宮一行官吏將佐軍兵安治去處  
虞部負外郎李儔幹辦相視橋道渡船并椿辦糧草

●發運使李祐為隨軍轉運使七月十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委兵部郎官并太常寺官各一員候巡幸有日  
限三日計置合用舟船車乘等迎奉神主赴行在及  
據合用神人數就太廟親事官擡泝令殿司差撥禁  
兵三百人防護仍專委内侍官負充同共都大主管  
其合行事件並仰條具申尚書省七月某日臣同執  
政官奏事進呈內降御批改刺新軍有害軍政臣奏  
曰元降募兵指揮許改刺者祇謂潰散西北兵卒無  
營房可歸者即非以現在營房兵卒許之改刺因以



中書省元批旨進呈得旨依元降指揮施行七月某  
日三省同奉聖旨近降指揮諸路買州可馬每州可  
祇令買百疋東南州軍不產馬處並免所有勸民出  
財助國推賞指揮更不施行上意恐致搔擾故也七  
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權為淵聖皇帝已  
曾責降特免散官安置授軍器少監分司南京筠州  
居住七月某日三奉聖旨錢伯言除吏部尚書  
黃次山除吏部郎官尹東珣除金部郎官周格改差  
兩浙路提刑黃惇書除兩浙路轉運副使劉蒙除江

東路轉運使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訖留身奏  
事論及君子小人不可不辨上宣諭曰君子小人不  
難知但考其素行則知之臣奏曰陛下誠得知人之  
要中興之業自不難致天下幸甚七月某日三省同  
奉旨董耘除兵部尚書晁訖之除待制兼侍讀七月  
二十七日内特降手詔朕觀古之為士者何其分義  
之明而忠厚之至也承平之時縻好爵享豐祿以相  
與同安榮多事之際不擇地不苟勉相與同患難故  
人之好我至于示我周行王事靡盬至于不遑啟處



而鹿鳴四牡之詩作先王之澤可謂盛矣祖宗涵養  
有致垂二百年教以禮樂風以詩書班爵以貴之制  
祿以富之于士無負而士之所以圖報國家者不能  
無愧于古人日者二聖播遷宗社几至于顛覆而伏  
節死難者罕有所聞其故何哉肆朕纂承慨然思任  
群才相與脩政事協濟攘戎狄以奉迎鑾輿而士大  
夫奉公者少營私者多徇國者希謀國者罕乞去則  
必以東南為請召用則必以疾病為辭沿檄以自便  
者相望于道途避寇而去官者日形以奏牘甚者至

假托親病不俟告下絜家而遠遯夫禮義廉耻正所  
以責士大夫也所守如此朕何望焉豈特初嗣大位  
所以訓告者未至歟將士大夫狃于故習而未能遽  
革歟已詔甚失節者寘之極典其次投之遠方為多  
士萬世之戒其自今以往共恭乃職一乃心助予一  
人克復大業底綏四方以匹休于隆古取有弗率弗  
迪尚蹈前愆在內委御史臺在外委監司彈劾以聞  
邦有常刑朕不敢赦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八月一日  
臣同執政官進呈御史臺鞠治陳冲余大均洪芻王



及之等公事皆在圍城中誘置內人為妾及因抄劄金銀自盜入已上宜諭曰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得旨余大均陳冲洪芻情犯深重各持貸命除名勒竄長沙門島水不放還張卿材責授文州別駕雷州安置李彞責授茂州別駕新州安置王及之責授隨州別駕南恩州安置周懿文責授隴州別駕英州安置胡思責授沂州別駕連州安置八月二日臣同執政官奏思訖進呈劄子大畧謂生于陸者安于陸生于水者安于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沒其操舟若神而北

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水戰之利正南人所宜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宜令造戰船募水軍凡習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名姓平時許其自便有故則糾集而用之逐時教閱量行激賞必得其力有旨令諸路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為號差御營司幹辦官楊觀復齋空名告往江浙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措置摠領八月三日內降白麻楊維忠劉光世王淵並除節度使八月累日三省同奉聖旨右司諫潘良貴除工部員外郎觀察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



庫除東京副留守八月五日內降白麻除臣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除黃潛善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八月六日得旨御營副使按閩軍馬八月七日臣  
同執政官奏事進呈河北西路轉運使知大名府張  
益謙奏狀言招撫使搔擾不當置司北京及欲起北  
京屯戍兵給用器用為非是緣置招撫司河北盜賊  
白日殺人不若罷之專以其事委帥臣臣奏曰張所  
畫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日渡河今尚留京師  
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搔擾而言

不當置司至于守兵器甲不可輟擲當令招撫司合  
具用數申陳自朝廷給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  
北民無所歸集為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  
以解河北之圍急豈緣置司乃有賦今京東西郡盜  
嘯聚攻掠州縣豈亦招撫司所致乎方時艱危朝廷  
欲有所經畧蓋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必有使  
之者不懲之無以戒妄議而沮姦臣上令降指揮招  
撫依畫一置司河北俟就緒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  
守兵俱合用器械數申朝廷應副如招撫河北軍兵



民嚴行鈴束無令作過張益謙令分析以聞八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許翰除尚書右丞差內侍押赴都堂治事八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范納罷檢校官節度使與承宣使淄州居住以言者論其為宣撫使及留守東京不職故也八月十二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河東路經制使奏狀元降畫一聖旨指揮許令于陝府置司候措置招集軍馬齊集日渡河續奉聖旨令聽宗澤節制于陽武渡河伏乞明降指揮以憑遵守臣奏曰河東經制司所得兵不多自陽武渡河

濬衛懷三州盡係金人所守便為生界難得糧餉萬一潰散別未有一項軍馬即朝廷可以措置河東者不若令依先降指揮畫一且以陝府置司招集軍馬事體為便黃潛善謂逗遛不進致失機會臣奏上曰河東經制司受命起行才方數日猶尚在京師恐難為之逗遛今日事勢未見機會可乘不若盡將帥之慮乃可責以成效用其言而績用弗乘功朝廷自有典憲議論久而不決八月十四日內降御批傳亮兵馬單少不可輕于渡河可罷經制副使發赴行在聽



卷之一百八十  
候差委八月十五日臣以疾不能任事曾上表劄乞  
罷尚書左僕射除一在宮觀差遣八月十六日蒙恩  
差內侍官宣押赴都堂治事復上第二表劄八月十  
七日蒙恩差內侍宣押赴內殿奏事復上第三表劄  
子八月十八日內除麻制特除臣觀文殿大學士兼  
尚書左僕射提舉杭州洞霄宮當日提舉罷任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七十終





程